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卷四十八至卷五十八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四十八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章奏三十一

乞罷將官狀

元豐八年上

右臣伏以州縣者百姓之根本長吏者州縣之根本根本危則枝葉何以得安故自古以來凡置州郡必嚴其武備設長吏必盛其侍衛非以重其權驕其人也乃所以安百姓衛朝廷也秦懲周室幹弱枝彊之弊既滅六國以爲天下不復用兵雖分三十六郡置郡守更以御史監之隳名城銷兵器束以苛法舉動施爲皆不得自專是以陳勝吳廣以匹夫奮臂大呼郡縣莫能制多殺

長吏以應之。雖由其殘虐取亡，亦守令無權無兵之所致也。晉武帝平吳，亦以爲天下旣壹，兵無所用，悉去州郡兵。陶璜、山濤皆言：州郡武備不可廢。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不能擒制。天下遂大亂。夫兵者，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誰能去兵？州縣無虞，則國家安矣。州縣不守，則國家危矣。臣竊見國朝以來，置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爲將帥之官。凡州縣有兵馬者，其長吏未嘗不兼同管轄。蓋知州即一州之將，知縣即一縣之將。故也。先帝欲征伐四夷，患諸州兵官不精勤訓練，士卒懈弛。於是建議者請分河北、陝西、河東、京東、京西等路諸軍若干人爲一將，別置將官使之專切訓練。其

逐州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關預及有差使量
留羸弱下軍及剩員以充本州官白直及諸般差使其
餘禁軍皆制在將官專事教閱臣愚以爲職事脩舉在
於擇人不在設官苟得其人雖總管等皆能訓練士卒
不得其人雖將官亦何所爲况今之將官即鄉之爲總
管等者也豈爲總管等則不能舉職爲將官乃能舉職
乎此徒變易其名無益事實非惟無益兼復有害凡設
官分職當上下相維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紀綱乃立
今爲州縣長吏及總管等官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
攝不得差使殆如路人者至於倉庫守宿街市巡邏亦
皆乏人雖於條許差將下兵士而州縣不得直差須牒

將官將官往往占護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號令其衆制禦姦宄哉又頃歲以來自轉運使知州以下白直及迎送之人日朶月減出入導從太爲蕭條供承荷擔有所不給觀望削弱無以威服吏民臣略舉目覩一事以證其餘西京城郭周數千里卑薄頽缺犬豕可踰又瀍洛二水交貫其中每夜諸門扃鐸雖嚴而灘流之際人皆可以平行往來其屬水南北巡檢下所管兵士除出軍外餘數不多通判以下諸官白直來往防送倉庫守宿街市巡邏盡出其間鄉者先帝違豫勅西京留守親詣嵩山起建道場其將下禁軍充白直者於條皆不得出城經宿所敢留者剩負七八人

而已西京天子別都也其守禦不固如此留守前宰相
重官也其侍衛單寡如此况僻小州縣其守禦之備侍
衛之衆可知矣萬一有凶狡之賊驅烏合之衆突入城
邑或劫質戕賊長吏以焚燒廬舍殺掠吏民將何以制
之哉此特天下太平之久習俗淳厚羣心安固賊不測
虛實膽智怯弱故未敢爲之耳豈可忽略謂之必無而
不爲之備哉今獨緣邊州軍城隍完固士卒衆多可以
守禦自餘腹內州縣旣無深溝高城又乏士卒羣盜猝
至何以責其竭節守義不棄城竄匿或以酒食迎賊以
甲兵獻賊斂民財以賂賊者乎羣盜尚爾况戎狄傾國
大舉長驅而來者哉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

不忘亂兵法曰不恃敵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犯國家
豈可恃即日平寧晏然高枕不以爲慮謂其必不敢來
乎臣愚以爲河北陝西河東京東京西等路腹內州縣
宜以漸候豐年農閑之際委提點刑獄與本處長吏相
度各脩築所治之城州城稍高縣城次之不必廣大所
以然者高則難踰小則易守故也其緣邊屯駐兵士遇
春夏無事之際委經略安撫使與轉運使公同商量減
放歸住營州軍或於內地就糧勿聽怯懦將帥多有虛
占以自守衛其腹內州軍量其大小緊慢大藩常留千
餘人小州亦留數百人不得差發徃別州軍見兵不足
即行招添悉罷將官其逐州縣禁軍並委長吏與總管

等官同共提舉教閱及諸多差使其有不能精勤致士卒懈弛者委提點刑獄常切按察聞奏嚴行責降仍令逐縣各選有勇力武藝之人充弓手以守衛城邑討捕盜賊其州縣吏所給白直迎送之人皆如嘉祐編勅以前之數如此力可以守然後遇寇盜之至責其弃城等罪而誅之彼亦甘心矣

乞降臣民奏狀劄子

元豐八年七月十四日上

臣伏見陛下詔開言路至今已涉旬月必有臣寮民庶上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奏狀已多未見有付外令三省或樞密院商量施行者如此則徒煩聽覽何所裨益昔漢昭帝時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杜延年平處

復奏先帝初即位詔中外上言得失亦令臣與張方平同詳定選擇可取者與元奏狀同進入內或降付三省樞密院施行臣竊計今來臣民所上文字其間是非臧否雖錯雜嘉謀長策不可謂無以睿明所燭諒毫髮無遺豈可一槩弃置全不采用欲乞選其可從者降出施行或以萬幾之繁未暇遍加省覽即乞依臣前奏降付三省委執政官分取看詳擇其可取者用黃紙簽出再進入或留置左右或降付有司施行

乞降封事簽劄子

元豐八年八月八日上

臣聞舜明四目達四聰王者視四海之內皆如戶庭閭閻之間皆如指掌然後能治其天下恭惟太皇太后陛

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富於春秋四海之廣大閭閻之
隱微未嘗身親而目覩也非采聽臣民之言雖以天縱
睿智之性何由知之陛下近詔天下臣民皆得上封事
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仍降出令臣與諸執政官看詳
其第一次降出者三十三卷臣謹與諸執政選擇其中
除無取及冗長之辭外其可取者已用黃紙簽出進入
訖伏乞陛下取簽出者更賜詳覽或留置左右以備規
戒或降付有司商議施行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
誠生民之厚幸社稷之盛福也曷者執政請聽臣寮上
殿陛下謙退以爲國家政事多未習知臣寮欲言事者
自有章疏何必上殿今臣良章疏舉集於前若非陛下

傳家集卷四十八
五
勤加省覽則朝政闕失民間疾苦何由上聞國家政事
無時而習知也其間亦有一事而衆人共言者臣亦重
複簽出蓋欲陛下知天下所共患衆情所同欲也夫爲
政在順民心民之所欲者行之所惡者去之則何患號
令不行民心不附國家不安名譽不榮哉惟在陛下斷
志而力行之耳

乞省覽農民封事劄子

元豐八年九月三日

臣伏覩近降農民訴疾苦實封奏狀王嗇等一百五十
道除所訴重複外俱已簽帖進入竊惟四民之中惟農
最苦農夫寒耕熱耘霑體塗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蠶
婦育蠶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

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或閒為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有矣農夫蠶婦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緜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捨此之外更有可生之路故其子弟遊市井者食甘服美目覩盛麗則不復肯歸南畝矣至使世俗俳諧共以農為嗤鄙誠可哀也又况聚斂之臣於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強散重斂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剝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夫農蠶者天下衣食之原人之所仰以生也是以聖王重之臣不敢遠引前古竊聞太宗皇帝嘗遊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殿上

賜席使坐問以民間疾苦田婦愚戇無所隱避賜帛遣之太宗興於側微民間事固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貴而忘之也故每臨朝無一日不言及稼穡真宗皇帝乳母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家之事真宗皇帝自幼聞之故爲開封尹以善政著聞及踐大位咸平景德之治爲有宋隆平之極景德農田勅至今稱爲精當昔周公相成王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蓋以一盂之飯一尺之帛莫不出於艱難人主旣知之則不肯用之於無益散之於無功驕侈之心無自而生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自非今者濬發德音大開言路使畎畝之民

皆得上封事則此曹疾苦何由有萬分之一得達於天聽哉其文辭鄙俚語言叢雜皆身受實患直貢其誠不可忽也伏望太皇太后陛下與皇帝陛下同賜省覽庶以開廣聰明資益聖性於民間情僞靡不周知異日太平之業由此為始矣

與呂公著同舉程頤劄子

元豐八年九月十五日上

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聖慈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

乞裁斷政事劄子

元豐八年十月十七日上

臣聞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此乃物理自然人情之常也是以聖人立為君臣使人臣各獻其謀而人君裁決其是非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此國家所以治也若人君不加裁決使人臣各行其意則朝夕鬪訟弱不勝彊寡不勝衆不則雷同詭隨尸位竊祿苟且偷安以度目前此國家所以衰也然人君於是非之間亦當三思精察昭然無疑然後決之自古興衰未有不由此塗出也夫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雖以周公之聖召公之賢同輔成王猶有不悅况邪正忠佞各有所存者乎臣竊惟皇帝富於春秋太皇太后親臨萬幾事無大小皆委於執政垂拱仰成萬一羣臣有所見不同勢均

力敵莫能相壹者伏望陛下特留聖意審察是非若甲是而乙非當捨乙而從甲乙是而甲非當捨甲而從乙如此則羣臣莫敢不服善政日新矣不然陛下雖有求治之心事功無時而成也况書曰惟辟作福作威不可使用人賞罰之柄盡歸執政人主一不得而專也

議可劄子

元豐八年十月二十四日上

臣聞古人有言謀之在多斷之在獨陛下寬仁委政羣下或政有大疑議論難一儻陛下不決其是非則爭辯紛紜無時而息事功何由可成臣謹案蔡邕獨斷叙漢制有疑事公卿百官會議若臺閣有正處而獨執異意者曰駁議其合於上意者文報曰某官某申議可此所

傳家集卷之四
以各盡羣下之所見而人主亦不失操柄也今執政之
臣雖相與竭力同寅協恭若萬一有議論必不可合者
欲乞許令各具劄子奏聞望陛下精察其是非可否以
聖意決之或於簾前宣諭或於禁中批出令依某人所
奏若羣臣猶有固爭執者則願陛下更加審察若前來
處分果非則勿憚改爲若灼然無疑則決行不移耳如
此再思而行庶幾得盡衆心事亦少失矣

乞不貸強盜白劄子

元豐八年
八月上

刑部奏鈔曹州勘到百姓趙倩呂德呂文於今年三月
二十三日同打劫南華縣界頓榮家財物將鎗刺頓榮
一鎗腮上血出打劫得財物被弓手捉獲醫人檢得頓

榮元被呂文刺傷處有血是鉄物傷將刼到贓估定足
錢陸貫玖拾玖文本州只爲頓榮被刼刺傷時不曾申
官檢定痕驗遂具案申奏大理寺會到進奏院今年三
月六日赦七日到州准律勅合決重杖一頓處死刑部
檢到例擬並特貸命決脊杖二十各刺面配廣南遠惡
州軍牢城門下勘會近年以來諸州勘到刼賊但不曾
殺人放火者並作情理可愍或刑名疑慮申奏朝廷率
從寬貸竊詳逐人旣爲刼賊情理有何可愍赦後贓滿
傷人刑名有何疑慮此皆逐州官吏避免失入罪名專
務便文營已無去害疾惡之心况曹州素多盜賊係重
法地分如趙倩等所犯如此皆得免死則是強盜不放

傳家集卷四十八
九
火殺人者盡得免死竊恐盜賊轉加恣橫良民無以自
存殆非懲惡勸善之道其趙倩等欲乞並令本州依法
處死仍乞立法自今後應天下州軍勘到強盜情理無
可愍刑名無疑慮輒敢奏聞者並令刑部舉駁重行典
憲更不得似日前用例破條

乞不貸故鬪殺劄子

元豐八年八月十四日上

竊惟王者所以治天下惟在法令凡殺人者死自有刑
法以來百世莫之或改若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雖
堯舜不能以致治也近見刑部奏鈔泰寧軍勘到保正
家人姜齊見本都代名大保長張存粹着百姓孫遇其
孫遇粹着袁貴髻子張存道此人稱是東嶽急脚子胡

亂打人不伏收領齊摔着孫遇遞互打三二十拳解孽
放却袁貴齊與張存摔倒孫遇齊行拳踢打孫遇身死
齊發心共張存捉縛袁貴虛做打殺元相爭人申解赴
縣替得償命其袁貴到縣不肯虛招齊蒙枷項隔勘方
具實招通又懷州勘到百姓魏簡與郭興爭賭錢拽倒
郭興家棚子郭興父郭昇拽着簡使頭撞簡簡為本人
年老便道你共我不是抵對休扯着我待推搭郭昇圖
放却簡用力去郭昇咽喉上搭一搭其人當下倒地身
死又耀州勘到百姓張志松為再從弟張小六冤執稱
呪罵堂兄弟男女後志松乘酒嗔恨張小六因此行拳
打張小六當時身死上件三人於條皆合處死本州並

作情理可憫奏裁耀州仍稱張志松本無殺意刑部一切檢例擬特貸命決脊杖二十刺配斷所牢城竊詳孫遇不合詐稱東嶽急脚子胡亂打人雖是罪人然罪不至死其姜齊等既解孽放袁貴即合申送赴官依法施行其孫遇別更不曾拒捍及走蕪已就拘執豈可更捽倒毆擊直至於死又更誣執被苦人袁貴作殺人賊欲令替自己償命如此情理有何可憫其魏簡爲郭昇年老不欲相打却用力去本人咽喉上一格至死豈不更甚於毆打又張志松只爲張小六冤執呪罵事理至輕遂毆本人致死並是鬪殺於情理皆無可憫凡人因忿相爭迭相毆擊其意豈皆在於殺但一人於辜限內死

則彼一人須當償命況此三人皆即時毆殺當死無疑止是逐州避見失入罪名妄作情理可憫或刑名疑慮奏裁刑部即引舊例一切貸命若因循不改為弊甚大所以然者從來律令勅式有該說不盡之事有司無以處決引例行之今鬪殺當死自有正條而刑部不問可貸與否承例盡免死決配作奏鈔施行是殺人者不死其鬪殺律條更無所用也於殺人者雖荷寬恩其被殺者何所告訴非所以禁制凶暴保安良善也欲乞今後應諸州所奏大辟罪人並委大理寺依法定斷如情理無可憫其刑名無疑慮即仰刑部退回本州令依法施行如委實有可憫及疑慮即仰刑部於奏鈔後別用貼

傳家集卷四十八
二
黃聲說情理如何可憫刑名如何疑慮今擬如何施行
令門下省省審如所擬委得允當則用繳狀進入施行
如有不當及用例破條即仰門下省駁奏乞行取勘庶
使畫一之法不至隳壞凶暴之人有所畏憚其姜齊等
緣係未立法以前今欲先次進入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四十八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四十九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章奏三十二

進孝經指解劄子

元豐八年十月二日

臣竊惟自古五帝三王未有不由學以成其聖德者所謂學者非誦章句習筆札作文辭也在於正心修身齊家治國明明德於天下也恭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緒雖年在幼冲而執喪臨朝率禮弗越體貌尊嚴舉止安重顯顯印印有老成之德華夷瞻仰無不愛戴此乃聖性自然不聞亦式實天祐皇家宗廟社稷生民之盛福也然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儻復資學問以成之

傳家集卷四十九
則堯舜禹湯文武何遠之有伏見近降聖旨過冬至開
講筵臣竊以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自天子至於庶人
莫不始於事親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誠爲學所宜先
也臣邇不自揆嘗撰古文孝經指解皇祐中獻於仁宗
皇帝竊慮歲久遺失不存今則繕寫爲一冊上進伏乞
聖明少賜省覽

辭轉官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上

臣伏覩中書錄黃奉聖旨神宗祔廟畢執政官依故事
轉遷以臣爲正議大夫者竊惟英宗皇帝親政之初以
宰臣韓琦等於嘉祐之末有定策大功保佑聖躬濟於
艱難故各特遷一官今陛下以神宗皇帝大漸之際宰

臣蔡確等啟廸聖心建立儲貳傳授大寶各特遷一官固亦其宜臣當是時方閑居在西京憑几末命非所預聞豈得與確等同受褒賞且國家名位本以疇功報德不可但以祔廟禮畢檢舉故事虛有授受况臣於登極之初已蒙覃恩改官今曾未踰年安敢再叨殊渥縱臣貪冒不知愧恥天下之人其謂臣何所有授正議大夫告身臣不敢祇受伏望聖慈特賜寢罷

辭轉官第二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上

臣於今月十一日伏覩中書錄黃蒙恩除正議大夫臣於十二日具劄子奏以蔡確等啟廸神宗皇帝建立儲貳傳授大寶宜遷一官臣閑居西京非所預聞所有正

議大夫告身臣不敢祇受自後未聞降出至十四日准閣門告報令臣受上件告身臣竊惟富弼輔佐三朝名德老成當嘉祐之初亦是定策之臣但以不預顧命懇辭甚至如臣才德比於富弼無能爲役當建儲顧命之際臣爲庶僚在外初不預聞豈敢止因祔廟隨例遷官凡爲政之要惟在賞功罰罪臣忝備執政無功受賞將何以裁抑佗人所有新命伏望聖慈特賜寢罷

辭轉官第三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上

臣伏奉詔書以臣辭免恩命所請宜不允者昔英宗皇帝入承大統宰臣韓琦等實有定策之功又踐祚之初聖躬違豫慈聖光獻皇太后權同聽政琦等盡忠竭力

亦不爲不至及英宗皇帝專制萬幾褒賞琦等各遷一
官臣時爲諫官猶曾上言以近歲官冗賞濫兩府大臣
陛下即政之初宜懲革斯弊今自於朞年之間連併遷
官則難以禁佗人之幸進者恐宿衛將帥宗室外戚四
方藩鎮內侍近臣皆有冀望至時陛下亦不能裁抑兩
府亦不敢執奏當是時英宗皇帝雖不收還恩命而富
弼亦有定策之功自以不預顧命力辭甚苦况臣旣不
預定策又不預顧命豈可來自冗散之地遽與輔臣同
賞且臣昔日在人則言其不可受今日在已則受而不
辭顧行復言能不自愧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伏望聖
慈矜察特賜寢罷

辭轉官第四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上

臣昨蒙恩除臣正議大夫臣三具劄子及簾前面陳至懇終未賜開允臣夙夜愧恐不能自己臣竊以爲政之要惟在賞功罰罪賞不當功則徼幸競進罰不當罪則善良憂恐亂之基也邇日神宗皇帝大漸之際臣屏居閭閻今乃與建儲受遺之臣一例遷官賞不當功何以過此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執政執政當爲陛下抑徼幸惜官職而身自冒賞何以表率佗人臣非敢私飾小廉其志欲爲國家慎重名器伏望聖慈矜察特賜寢罷新命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

辭轉官第五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上

臣准閣門告示以臣累上章辭免新命已降批答不許
所有告身可告示早令祇受者臣竊惟無功受賞士之
所難究觀英宗皇帝神宗皇帝即政之初褒賞大臣皆
以定策受遺之功非因祔廟禮畢臣旣非定策又不受
遺實難虛受至於政事日新皆陛下聖明衆賢協力在
臣一人何能裨益而無名冒賞惟恐有玷清朝所有告
身臣不敢祇受伏乞早賜寢罷

請革弊劄子

元豐八年十
二月四日上

臣伏見陛下自臨政以來夙夜孜孜以愛百姓安國家
爲事蓋善治疾者必究其所來攻其所急救之欲速去
之欲盡臣觀今日公私耗竭遠近疲弊其原大槩出於

用兵夫兵者凶器天下之毒財用之蠹聖人治暴定亂不得已而用之耳自有唐中葉藩鎮跋扈降及五代羣雄角逐四海九州瓜分糜潰共相吞噬生民塗炭二百餘年太祖受天明命四征弗庭光啓景祚太宗繼之克成厥勲然後大禹之迹悉爲宋有於是載戢干戈與民休息或自生至死年及期頤不見兵革吏守法度民安生業雞鳴狗吠煙火相望可謂太平之極致自古所罕侔矣及神宗繼統材雄氣英以幽薊雲朔淪於契丹靈夏河南專於拓跋交趾日南制於李氏不得悉張置官吏收籍賦役比於漢唐之境猶有未完深用爲恥遂慨然有征伐開拓之志於是邊鄙武夫窺伺小利敢肆大

言祇知邀功不顧國患爭賈餘勇自謂衛霍不死白面
書生披文按圖玩習陳迹不知合變競獻竒策自謂良
平更生聚斂之臣捃捨財利剖析秋毫以供軍費專務
市恩不恤殘民各陳遺利自謂桑孔復出相與誤惑先
帝自求榮位於是置提舉官強配青苗多收免役以聚
貨泉又驅畎畝之人爲保甲使捨耒耜習弓矢又置都
作院調筋皮角木以多造器甲又養保馬使賣耕牛市
駟駿而農民始愁苦矣部分諸軍無問邊州內地各置
將官以領之自知州軍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皆不得關
預捨祖宗教閱舊制誦射法效胡服機械陳圖競爲新
奇朝晡上場罕得休息而士卒始怨嗟矣置市易司強

市權取坐列販賣增商稅色件及菜果而商賈始貧困矣又立賒貸之法誘不肖子弟破其家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致其子孫鄰保籍沒貲產不能備償又增茶鹽之額賤買貴賣強以配民食用不盡迫以威刑破產輸錢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於臨洺州縣以備饋運教兵既久積財既多然後用之而承平日久人已忘戰將帥愚懦行伍驕惰加以運籌決勝者乃浮躁巧僞之士不知彼已妄動輕舉是以頓兵靈武力疲食盡自潰而歸執兵之士荷糧之夫暴骨塞外且數十萬築堡永樂怠忽無備縱寇延敵闔城之人翦爲魚肉曾未足以威服戎狄而中國先自困矣先帝深悔其然

厭截截論言思番番良士及下哀痛之詔息兵富民奄
弃天下此臣所爲痛心疾首泣血追傷者也伏惟皇帝
陛下肇承基緒太皇太后同聽庶政首戒邊吏毋得妄
出侵掠俾華夷兩安今契丹繼好秉常納貢乾德拜章
征伐開拓之議皆已息矣則此置提舉官散青苗斂免
役錢點教保甲置都作院養保馬置將官市易司封狀
買坊場增茶鹽額措置河北糴便司皆爲虛設陛下幸
詔臣民各言疾苦其已至者千有餘章未有不以此數
事者足知其爲天下公患衆人所共知非臣一人之私
言也利害著明皎如日月何所復疑而羣臣猶習常安
故憚於更張雖頗加裁損而監司安堵將官具存保甲

猶教閱保馬猶養飼邊州屯戍不減軍器造作不休茶
鹽新額尚在差役舊法未復是用兵雖息而公私勞費
猶未息也如此因循不知改轍數年之後萬一遇水旱
大饑盜賊羣起其爲國家憂患豈敢盡言哉伏願陛下
斷自聖志凡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則存
之其餘臣民以爲不如舊法之便者痛加釐革雖非一
日可行之事欲乞陛下宣諭執政令因臣民上封事熟
議利害進呈以聖鑒裁決而行之昔夏遵禹訓商用湯
法周循文武之典蓋創業垂統之王貽厥孫謀後世所
宜謹守不可失也若凡百措置率由舊章但使政事悉
如熙寧之初則民物熙熙海內太平更無餘事矣議者

必曰革弊不可倉猝當徐徐有漸此何異使醫治疾而
曰勿使遽愈且勿除其根原使盡也其為醫者謀則善
矣其為疾者謀奚利哉

乞罷免役錢依舊差役劄子

元祐元年正月
上尋得旨依奏

臣竊見免役之法其害有五舊日差役之時上戶雖差
充役次有所陪備然年滿之後却得休息數年營治家
產以備後役今則年年出錢無有休息或有所出錢數
多於往日充役陪備之錢者此其害一也舊日差役之
時下戶元不充役今來一例出錢免役驅迫貧民剝膚
椎髓家產既盡流移無歸弱者轉死溝壑彊者聚為盜
賊此其害二也舊日差役之時所差皆土著良民各有

宗族田產使之作公人管勾諸事各自愛惜少敢大段作過使之主守官物少敢侵盜所以然者事發逃亡有宗族田產以累其心故也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充役無宗族田產之累作公人則恣爲姦僞曲法受贓主守官物則侵欺盜用一旦事發則挈家亡去變易姓名往別州縣投名官中無由追捕官物亦無處理索此其害三也自古農民所有不過穀帛與力凡所以供公賦役無出三者皆取諸其身而無窮盡今朝廷立法曰我不用汝力輸我錢我自雇人殊不知農民出錢難於出力何則錢非民間所鑄皆出於官上農之家所多有者不過莊田穀帛牛具桑柘而已無積錢數百貫者也自古

豐歲穀賤已自傷農官中更以免役及諸色錢督之則穀愈賤矣平時一斗直百錢者不過直四五文更急責之則直三二十矣豐年猶可以糶穀送納官錢若遇凶年則穀帛亦無不免賣莊田牛具桑柘以求錢納官既家家各賣如何得售惟有拆屋伐桑以賣薪殺牛以賣肉今歲如此來歲何以爲生是官立法以殄盡民之生計此其害四也提舉常平倉司惟務多斂役錢廣積寬剩以爲功效希求進用今朝廷雖有指揮令役錢寬剩不得過二分竊慮聚斂之臣猶依傍役錢別作名目隱藏寬剩使幽遠之人不被聖澤此其害五也陛下近詔臣民各上封事言民間疾苦所降出者約數千章無

有不言免役錢之害者足知其爲天下之公患無疑也
以臣愚見爲今之計莫若直降勅命應天下免役錢一
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
本縣令佐親自揭五等丁產簿定差仍令刑部檢會熙
寧元年見行差役條貫雕印頒下諸州所差之人若正
身自願充役者即令充役不願充役者任便選雇有行
止人自代其雇錢多少私下商量若所雇人逃亡即勒
正身別雇若將帶却官物勒正身陪填如此則諸色公
人盡得有根柢行止之人少敢作過官中百事無不修
舉其見雇役人候差到役人各放逐便數內惟衙前一
役最號重難彙者差役之時有因重難破家產者朝廷

爲此始議作助役法然自後條貫優假衙前諸公庫設
厨酒庫茶酒司並差將校勾當諸上京綱運召得替官
負或差使臣殿侍軍大將管押其羸色及畸零之物差
將校或節級管押衙前苦無差遣不聞更有破產之人
若今日差充衙前料民間陪備亦少於曩日不至有破
家產者若猶以爲衙前戶力難以獨任即乞依舊於官
戶僧寺道觀單丁女戶有屋業每月掠錢及十五貫莊
田中年所收斛斗及百石以上者並令隨貧富分等第
出助役錢不及此數者與放免其餘產業並約此爲准
所有助役錢令逐州樁管據所有多少數目約本州衙
前重難分數每分合給幾錢遇衙前合當重難差遣即

行支給然尚慮天下役人利害逐處各有不同欲乞於
今來勅內更指揮行下開封府界及諸路轉運司騰下
諸州縣委逐縣官看詳若依今來指揮別無妨礙可以
施行即便依此施行若有妨礙致施行未得即仰限勅
到五日內具利害擘畫申本州仰本州類聚諸縣所申
擇其可取者限勅書到一月內具利害擘畫申轉運司
仰轉運司類聚諸州所申擇其可取者限勅書到一季
內具利害擘畫奏聞朝廷候奏到委執政官再加看詳
各隨宜修改別作一路一州一縣勅施行務要所在役
法曲盡其宜

辭免醫官劄子

元祐元年正月
二十三日 上

臣以病在朝假伏蒙聖慈連日差中使押醫官沈士安
朱有章楊文蔚陳易簡等到臣家各診候留藥臣上荷
大恩天隆地厚隕首糜軀無足論報然臣竊聞陳易簡
見在病假近皇太后服藥亦祇應不得今以臣故特煩
聖旨督迫令每日一到臣家看候醫治臣忝爲人臣實
不自安况臣私家亦須更請一醫人每日診候調理其
陳易簡已知臣脈氣病狀欲乞特降聖旨只令臣每日
具病狀增減就易簡處取藥更不令易簡每日到臣家
診候庶於體分稍得自安

辭放正謝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聞降聖旨在閣門宰臣執政官近遷轉已正謝訖

內有司馬光見患在假特放正謝仍免赴景靈宮福寧殿恭謝臣聞命震駭無地自處豈有朝廷特遷一官臥家受之並不入謝君降異常之澤臣無一拜之勤自古以來未嘗有此臣雖頑暗必不敢當伏望聖慈早賜收還今來指揮候臣疾患稍痊只依前來指揮減拜入謝及赴景靈宮福寧殿恭謝庶使賤臣粗能自安

審內批指揮劄子

元祐元年正月內批依二十八日指揮

臣昨日具劄子奏為聖旨特放正謝仍免赴景靈宮福寧殿恭謝臣以自古以來未有此禮必不敢當當夜准御批依近降指揮臣勘會本月十四日內降以臣轉官所有將來正謝特令兩拜起居免舞蹈十七日又准內

降所有臣將來合赴景靈宮恭謝逐殿宜止令兩拜二十八日又准入內供奉官劉永年傳宣放臣正謝及景靈宮福寧殿神御前恭謝臣未審御批依近降指揮是依十四日指揮十七日指揮依二十八日指揮須至再有奏稟

辭放正謝第二劄子

臣昨夜准御批指揮今早再有奏稟蒙復降御批依二十八日指揮臣承命驚惶措躬無地伏念臣忝爲人臣陛下賜之一顧賜之卮酒賜之瓜果臣亦當稽首拜謝况進以高位加之寵名榮動縉紳澤流苗裔豈可即安私室專養沉疴不造王廷坐受圭組不獨爲海內之所

共責有司之所直繩天威違顏不出咫尺隕越斃踣爲
聖朝羞臣雖至愚粗知自愛何敢受此自納於不測之
誅伏望聖慈矜閔候臣所患稍痊安日止依十四日十
七日所降指揮減拜入謝及於景靈宮福寧殿神御前
恭謝庶使差可自安其二十八日指揮臣以死自守必
不敢奉詔

辭放正謝第三劄子

元祐元年
二月上

今月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以臣前奏乞候所患稍痊安
日依正月十四日十七日所降指揮減拜入謝及於景
靈宮福寧殿神御前恭謝今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正月二十八日指揮臣聞君待臣以惠臣奉君以恭故

能上下相親道用交泰陛下念臣衰老抱病筋力尪羸
特損朝儀以從私便陛下之大惠也臣若不知禮有靦
面目坐受優恩曾無辭避是君有惠而臣不恭上行施
而下無報臣雖頑昧心豈敢安伏望聖慈如臣前奏依
正月十四日十七日指揮庶使微軀有地自處

司馬文公傳家集卷第四十九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拔字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五十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章奏三十三

論西夏劄子

元祐元年
二月上

臣伏見神宗皇帝以夏國王趙秉常爲臣下所囚興兵致討奮揚天威震動沙漠虜攜其種落竄伏河外諸將收其邊地建米脂義合浮圖葭蘆吳堡安疆等寨此蓋止以藉口用爲已功皆爲其身謀非爲國計臣竊聞此數寨者皆孤僻單外難於應援田非肥良不可以耕墾地非險要不足以守禦中國得之徒分屯兵馬坐費芻糧有久戍遠輸之累無拓土闢境之實此衆人所共知

也王師旣收靈州不克狼狽而歸卒疲食盡死亡頗多
西人知中國兵力所至自此始有輕慢之心是以明年
邊臣築永樂城虜潛師掩襲覆軍殺將塗炭一城久之
又舉一國之衆攻圍蘭州期於必取將士堅守僅而得
全虜自是銳氣小挫不敢輕犯邊矣臣聞此數寨之地
中國得之雖無所利虜中失之爲害頗多何則深入其
境近其腹心常慮中國一朝討襲無以支梧不敢安居
是以必欲得之不肯棄捨一年前虜嘗專遣使者詣闕
深自辯訴請臣服如故其志無佗止爲欲求其舊境而
已朝廷旣許其臣服虜來請舊境朝廷乃降指揮其前
則云所以興舉甲兵本欲執取罪人救拔幽辱非有意

侵取疆場土地而已其後乃云止將已得些小邊土聊示削罰豈可更有陳乞還復之理此則朝旨首尾已自相違又興師本爲振拔秉常拒命者國人之罪豈可更削秉常之地於理差似未安王者以大信御四海羗戎雖微恐未易以文辭欺也於是虜旣失望憤怒怨懟移文保安軍辭理不遜云今來賀正旦人使難議發遣自是正旦生辰乃至陛下繼明皆不遣使入賀其不臣大矣然而去歲四遣使者詣闕弔慰祭奠告其母喪并進遺物理雖不備稍示屈服臣竊料虜意不出於三一者猶冀朝廷萬一赦其罪戾返其侵疆二者陽爲恭順使中國休怠陰伺閒隙入爲邊患三者久自絕於上國其

國中貧乏使者往來得賜賚之物且因爲商販耳昔衛
貳於晉晉取戚田及衛人旣服卻缺曰日衛不睦故取
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
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遂歸戚田于衛今西
人所爲如此朝廷旣不能拒絕勿受其使又不能招納
與之更始彼來則迎送館穀以賓客待之不來則一無
所問日復一日將踰二年臣竊意朝廷謂西人勢已衰
弱心實內附故來則不拒去則不追置之度外不以爲
虞殊不思數年前王師大舉深入將士所過烈於猛火
割其疆場屢請而不還彼怨毒欲讎報之心窺窬欲乘
釁之意日夜不忘若渴者不忘飲盲者不忘視也譬如

有虎狼在屋側垂頭熟寢人豈可見其不動狎而侮之
循其頭躡其尾邪臣每思之終夕寒心以臣愚慮於今
爲之止有二策一者返其侵疆二者禁其私市何謂返
其侵疆凡天子即位天地一新滌瑕蕩穢小大無遺昔
趙佗自稱南越武帝倔強嶺南漢文帝即位赦其大罪
遣單使往諭之佗稽首請服累世爲臣李繼遷倣擾西
陲十有餘年關中困弊真宗皇帝即位赦其大罪割靈
夏等數州除其子趙德明爲定難軍節度使由是邊境
安寧者四十年此乃前世及祖宗之成法非無所依據
也今秉常之罪不大於繼遷也米脂等寨不多於靈夏
也陛下誠能於此踰年改元之際特下詔書數其累年

不來賀正旦生辰及登寶位等不備之禮嘉其弔慰祭
奠告國母喪進遺物之勤曠然推恩盡赦前罪自今以
後貢獻賜予悉如舊規廢米脂義合浮圖葭蘆吳堡安
疆等寨令延慶二州悉加毀撤除省外元係夏國舊
日之境並以還之其定西城蘭州議者或謂本花麻所
居趙元昊以女妻之羈縻役屬非其本土欲且存留以
為後圖猶似有名禦夷狄者不一而足俟其再請或留
或與徐議其宜亦無所傷至於會州尚在化外而經略
司遽稱熙河蘭會虜常疑中國更有闢境之心不若改
為熙河岷蘭經略司如此則西人忽被德音出於意外
雖禽獸木石亦將感動况其人類豈得不鼓舞抃蹈世

世臣服者乎議者或曰先帝興師動衆所費億萬僅得數寨今復無故弃之此中國之恥也昔漢元帝弃珠崖詔曰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於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遂弃之此乃帝王之大度仁人之用心如天地之覆燾父母之慈愛盛德之事何恥之有國家方制萬里今此尋丈之地惜而不與萬一西人積怨憤之氣逞凶悖之心悉舉犬羊之衆投閒伺隙長驅深入覆軍殺將兵連禍結如羸日繼遷元昊之叛逆天下騷動當是之時雖有米脂等千寨能有益乎不唯待其攻圍自取固可深恥借使虜有一言不遜而還之傷威毀重固已多矣

故不若今日與之之爲美也此國大事伏望陛下留神
熟慮更與執政詳議以聖意斷而行之不可後時失此
機會悔將無及何謂禁其私市西夏所居氐羌舊壤地
所產者不過羊馬羶毯其國中用之不盡其勢必推其
餘與佗國貿易其三面皆戎狄鬻之不售惟中國者羊
馬羶毯之所輸而茶綵百貨之所自來也故其民如嬰
兒而中國乳哺之矣寶元慶曆之間元昊負恩僭亂屢
犯邊境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中國未嘗蹈其境破
其軍禽其將屠其城有害於社稷也而首尾六年元昊
遣使因緣邊吏卑辭納款頓顙稱臣雖其惡積罪盈欲
懷音革面原其私心未必不貪中國之財思私市之利

故也舊制官給客人公據方聽與西人交易傳聞近歲
法禁疎闊官吏弛慢邊民與西人私交易者日夕公行
彼西人公則頻遣使者商販中國私則與邊鄙小民竊
相交易雖不獲歲賜之物公私無乏所以得偃蹇放肆
數年之間似恭似慢示不汲汲於事中國由資用饒足
與事中國時無以異故也陛下誠能却其使者責以累
年正旦生辰及登寶位皆不來賀何獨遣此使者拒而
勿內明勅邊吏嚴禁私市俟其年歲之間公私困敝使
自謀而來禮必益恭辭必益遜然後朝廷責而赦之許
通私市待之如初然邊民與西人交易爲日積久習玩
爲常一旦禁之其事甚難何則若以常法治之則有司

泥文動循繩墨追問證左逮捕傳送之人停匿之家奏
裁待報動涉半年如此則徒使邊民麗刑者衆獄犴盈
溢而私市終不能禁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峭峻
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其上陵夷故也今必欲嚴禁邊
民與西人私市須權時別立重法犯者必死無赦本地
分吏卒應巡邏者不覺透漏官員衝替兵士降配仍許
人告捉獲者賞錢若干當日內以官錢支給更不以犯
事人家財充如此則緣邊六路各行得一兩人則庶幾
可以聳動人耳目令行禁止人不敢犯矣然人存政舉
此事全在邊帥得人昔龐籍爲河東經略使下令禁邊
民與西人私市有熟戶犯禁籍斬於犯處妻孥皆送淮

南編管一境凜然無敢犯者其後施昌言為環慶路經略使亦禁私市西人發兵壓境昌言遣使問其所以來之故西人言無他事只為交易不通使者懼其兵威輒私許之法遂復壞若邊帥未能盡得其人則此法恐未易可行不若前策道大體正萬全無失也

乞未禁私市先赦西人劄子

元祐元年
二月上

臣於今月三日上言以西人未服中國不得無憂而邊備不敢少弛不自揆其狂妄獻一策上策欲因天子繼統曠然赦之歸其侵地與之更始下策欲嚴禁私市俟其屈服然後赦之然禁私市甚難立法極嚴又邊帥得人然後能行不若前策之道大體正萬全無失也今竊

聞執政用臣下策止令禁私市又立法不嚴邊帥未盡
得人若邊吏拘文獲一漏百私市滔滔如故或此路禁
絕而彼路放行如隄防一存一亡將何所益如此適足
以激怒西人使益發悖心安肯屈服萬一微犯邊境或
表牒中形不遜語至時朝廷轉難處置悔之無及不若
用臣上策早相彌縫縱未欲還其侵地且下詔書責而
赦之使彼此安心時難得而易失不可忽也況本欲因
天子繼續蕩滌其罪今日行之已爲太晚若更遷延則
赦之無名茲事繫國安危若俟執政論議僉同恐失機
會誤國大事伏望聖意獨斷行之勿復有疑天下幸甚
若有執政立異議乞令其人自入文字若依從其議佗

日因此致引惹邊事當專執其咎

乞先赦西人第二劄子

元祐元年
二月上

臣於今月十二日上言乞以天子繼統曠然更始宜下詔數西人之罪而赦之縱未還其侵地且行此策以安邊境至今聞執政議尚未決臣之愚意以爲封內未安未可圖外故欲急行臣前策以羈縻西人且可數年邊鄙無事朝廷得休息戍兵安養百姓待國力完備家給人足然後奮揚天威討貳柔服何所不可若行臣前策可以萬全行臣後策有得有失豈可弃上策而用下策捨萬全而就有失也太平興國中李繼遷反西陲不解甲者十餘年關中困竭寶元慶曆之間趙元昊叛屢入

爲寇覆軍殺將自是中國虛耗不復富實今國家理財未得其道民力困窮於下府庫窘乏於上又新遭大喪山陵纔畢自去年十月初以來不雨雪旱勢甚大若萬一激怒西人微出一不遜語則并臣前策亦不可行矣今因天子即位未久西人外迹未有不順故臣願朝廷旦夕汲汲行之機會難得時不可失此臣所以惓惓進言不已者也若萬一激怒西人致生邊患兵連禍結士卒殄盡於鋒鏑生民困竭於轉餉餓殍蔽地盜賊蜂起爲國家慮豈不危哉而執政方以爲西人微弱不敢復動數遣使來誠心內附置之度外不以爲虞今復固執先禁私市之議又立法不嚴邊帥不才者不先易去行

之太早不能中節一旦禍生所忽邊鄙震驚乃始歸罪
戎狄豈不害國事乎臣於今日所上言措置西邊
事雖畫二策固以還其侵地責而赦之爲上策嚴禁私
市待其數年貧困來服然後赦之爲下策所謂絕私市
非立法至嚴帥臣智勇此法恐未易可行不若前策道
大體正萬全無失非臣前後反覆靜言庸違也朝廷比
來擢臣於冗散之中使預聞國論蓋亦誤謂臣微有益
於國家非徒采其虛名也臣之不敢終辭亦欲竭盡疲
駑少酬大恩非苟貪於祿位也今盡忠謀國而爲衆所
挫臣尚留此有何所用此國大事伏望陛下早審察二
議從其長者若聖意以臣言爲然乞御批依臣前策若

降付三省樞密院執政仍有固守已見爭之最力者乞
如臣前奏令自入文字言先禁私市保得佗日必不致
引惹邊事如其不然身執其咎

乞不改更罷役錢敕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近以抱病家居恐溘先朝露無以少報盛德是以力
疾貪陳所見竊以即日爲小民病者無若免役錢欲乞
悉行廢罷復祖宗差役舊法識慮愚短誠不意朝廷盡
從其說非陛下明斷不能如是此乃天下之幸非獨微
臣之幸也然臣聞令出惟行弗惟反彼免役錢雖於下
戶困苦而上戶優便行之已近二十年人情習熟一旦
變更不能不懷異同又復行差役之初州縣不能不小

有煩擾又提舉官專以多斂役錢爲功惟恐役錢之罷若見朝廷於今日所下勅微有變動必須相告曰朝廷之勅果尚未定宜且觀望必競言役錢不可罷朝廷萬一聽之則良法復壞矣伏望朝廷執之堅如金石雖有小小利害未備俟諸路轉運司奏到徐爲改更亦未爲晚當此之際則願朝廷勿以人言輕壞利民良法

乞罷提舉官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聞書稱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臣少時見天聖中諸路止各有轉運使一員亦無提點刑獄惟河北陝西以地重事多置轉運使兩員然朝廷必擇朝士累任知州有聲迹曉錢穀者乃得爲之未嘗輕以授人凡一

路之事無所不總使按察官吏薦賢發姦愛養百姓興利除害或朝廷有本路事務未能細知利害者則委之相度措置當是之時官少民安事無不舉公私饒樂海內晏清景祐初始復置提點刑獄其後或時置轉運判官以其冗長害事尋復廢罷自王安石執政以來欲力成新法諸路始置提舉常平廣惠農田水利官其後每事各置提舉官皆得按察官吏事權一如監司又增轉運副使判官等員數皆選年少資淺輕俊之士爲之或通判知縣監當資序及選人以權發遣處之有未嘗歷親民即爲監司者能順己意則不次遷擢小有乖違則送審官院與合入差遣更加責降彼年少則歷事未多

資淺則衆所不服輕俊則舉措率易歷事未多故措置
百事往往乖方衆所不服故依勢立威以行號令舉措
率易故慮事不熟壞法害民又利祿誘於前罪戾俟於
後由是往往上不顧國家事體下不恤百姓怨咨止務
希合以圖進取致今日天下籍籍如此皆由此來也陛
下幸念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知元元困窮於國家非便
欲救而安之詔青苗錢不得抑配免役錢寬剩不得過
二分竊聞諸路提舉官州縣猶有於春首抑配青苗錢
勒百姓供情願狀別作名目占免役寬剩錢但取文具
而已如此則朝廷號令廢格不行於臣下恩澤壅塞不
被於黎民徒存空文何以爲政臣聞去草者絕其本救

水者回其原提舉官者乃病民之本原也陛下必欲蘇
息疲瘵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其轉運使除河北陝西河
東外餘路只置使一員判官一員提點刑獄分兩路者
合爲一路共差文臣兩員凡本路錢穀財用事悉委轉
運司刑獄常平兵甲賊盜事悉委提點刑獄管勾仍選
知州已上資序累歷親民差遣所至有政迹聰明公正
之人方得爲監司聰明則知官吏賢不肖公正則黜陟
無私部下官吏旣皆得人事務安有不幹集百姓安有
不富庶此乃國家鎮撫四方之本也若以提舉官累年
積蓄錢穀財物不少恐轉運司一旦得之妄有耗散即
乞盡椿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一面交割主管依

常平倉法謹伺穀價賤糴貴糶及準備災傷賑貸其餘不得支用若轉運司委的窘乏須至兌那常平錢物者必須具數先奏朝廷得旨乃得移牒支撥若以監司數少路分闊遠處巡歷及管勾不辦即乞只依舊法每歲徧巡諸州更不徧巡諸縣自非要切大事朝廷不令監司親往勾當只令選差本部官除司理司法縣尉獨員監當之類舊條不許差出外其舊條不得隔州差選人勾當差及被差之人皆有罪新條諸州管勾官及主簿當給散月分不得差出之類指揮乞更不施行所貴監司有官可差幹得事務若遇有賊盜乞朝廷只委提點刑獄差官或行移文字監督捕盜官捉殺察其不稱職

及有可以代之者先令權攝仍奏乞替換許一面相度
賊盜疆弱立賞錢數目其捕盜官若立功許隨功大小
保明乞轉官及升差遣或減年磨勘朝廷更不下刑部
磨勘詰難住滯臨時詳酌恩澤直賜指揮賊盜自然無
不敗獲不須令親出入監逐捉殺於事無益如此則監
司巡歷管勾職事簡要易為辦集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五十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五十一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奏章三十四

論錢穀宜歸一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竊以洪範八政食貨爲先故古者國用必使冢宰制之祖宗之制天下錢穀自常平倉隸司農寺外其餘皆總於三司一文一勺以上悉申帳籍非條例有定數者不敢擅支故能知其大數量入爲出詳度利害變通法度分畫移用取彼有餘濟此不足指揮百司轉運使諸州如臂使指朝廷常慎選健吏精於理財者爲三司官如陳恕林特李參之類皆稱職有名者也其餘非通曉

錢穀者亦罕得叨居其任故能倉庫充溢用度有餘民不疲乏邦家乂安自改官制以來備置尚書省六曹二十四司及九寺三監各有職事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應支用錢物五曹得以自專有司得符即時應副而戶部不能制申發帳籍又不盡歸戶部戶部既不得總天下財賦無由盡知錢穀出內見在之數既不盡知何由量入爲出又五曹及內外百官各具理財之法申奏施行戶部不得一一關預無由盡公共一利害今之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也而左曹隸尚書右曹不隸尚書天下之財分而爲二視彼有餘視此不足不得移用天下皆國家之財而分張如此無專

主之者誰爲國家公共愛惜通融措置者乎譬人家有財必使一人專主管支用若使數人主之各務已分所有者多互相侵奪又人人得取而用之財有增益者乎故利權不一雖使天下財如江海亦恐有時而竭況民力及山澤所出有限劑乎此臣所以日夜爲國家深憂者也今縱未能大有更張欲乞且令尚書兼領左右曹侍郎則分職而治其右曹所掌錢物尚書非奏請得旨不得擅支諸州錢穀金帛隸提舉常平倉司者每月亦須具帳申戶部六曹及寺監欲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戶部符下支撥不得一面奏乞直支應掌錢物諸司不見戶部符不得應副其舊日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

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若謂戶部事多官少難以辦集即乞減戶部冗末事務付閑曹比司兼領而通隸戶部如此則利權歸一若更選用得人則天下之財庶幾可理矣

乞申勅州縣依前勅差役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見御批指揮以臣近建明差役法慮其閒未得盡備差韓維呂大防孫永范純仁專切詳定聞奏臣竊以免役錢之病民自曩日臣僚民庶上封事及目近劉摯等奏陳言之甚詳非獨出臣一人之私意也陛下幸用臣言悉罷免役錢依舊差役詔下之日中外歡呼往來之人聞道路農民迭相慶賀云今後這回快活也然則

此令之下深合人心明白灼然無可疑者其閒條目未備不能委曲盡善固須有之臣所以乞下諸路州縣官吏令看詳若有妨礙施行未得即具利害擘畫以次上聞誠以畎畝幽隱南北異宜自非在彼親民小官無以知其詳悉故令各具所見指陳利害所以盡下情求民瘼非謂勅書一下禁人不得復議也俟其奏到徐議添改何後之有要在早罷役錢復差役爲大利而已如構大厦棟宇已立雖戶牖未備可以徐圖今陛下令韓維等再行詳定考究利害完補漏略成就良法固無所妨但勅下已踰半月州縣差役約以及半方行遣紛紜臣愚竊恐聞此指揮謂朝廷前日之勅改更未定或斂錢

或差役尚未可知官吏惶惑不知所從衆庶失望怨嗟益甚必有本因新法得進之臣乘此閒隙爭言免役錢不可罷因聚斂獲功之吏稱舊條未改督責免役錢愈急是民出湯火濯清泉復入湯火也伏望朝廷特賜申勅州縣言今來止爲其閒條目未備令維等詳定所有差役仰州縣依前勅一面施行候詳定到事節續降下次免致於差役中半紛紜之際令出反汗人情大搖實天下幸甚

隨乞宮觀表辭位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以病羸拜起及上下馬不得請朝假將治已及月餘旬日以來疾大勢雖退飲食亦稍進然氣體疲乏足腫

生瘡步履甚難策杖而行不出堂室况於拜起固所未
易臣自料度筋力完復可以朝趨近亦數月遠則半年
或過此期未可前定豈有執政之臣身據高位坐受厚
俸既不趨朝又不供職宴安偃仰養病於家何待人言
獨不內愧臣是用夙宵惶愧無地自處今不免有表上
瀆聖聽乞除宮觀差遣一任以養衰殘竊慮陛下怪其
忽有此奏故別具劄子披瀝肝膽伏望聖慈早賜開允

辭位第二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蒙聖慈以臣乞宮觀差遣特命入內內侍省東頭
供奉官陳衍賜臣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伏念臣自結
髮從學講先王之道聞君子之風竊不自揆常妄有尊

主庇民之志不意天幸蒙陛下誤采虛名擢於閭閻之閒寘之廟堂之上禮遇過優委任至重臣非木石豈不知荷戴天恩銘心鏤骨願竭駑蹇少報萬分眷戀天庭豈肯輕去不謂一旦嬰此沉痾累月不愈害於飲食不能造朝今雖疾勢漸平飲食亦進而肌骨羸瘠氣力疲乏腫足骭瘍餘毒方熾旬月之間必未能趨伏闕廷瞻望天光端居私家尸位竊祿縱陛下寬仁微臣不知廉恥中外有識之士及天下衆庶其謂臣何伏望聖慈矜察依臣前奏除宮觀差遣一任使得自安其分

爲病未任入謝劄子

元祐元年閏二月二日上

臣今月二日准閣門承受范禹臣告報已降白麻除臣

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令當日入謝者臣先爲久病在假不能朝參乞一宮觀差遣未奉俞旨今忽聞制命超升左輔俾之師長百僚豈臣空疎所能堪可臣方別具悃款辭免未敢祇受况臣即今以久病少力足瘡未愈步履甚艱拜起不得未任朝見乞候臣筋力稍完入覲宸扆面陳至誠

辭左僕射第一劄子

元祐元年閏二月上

臣今月二日伏聞已降白麻除臣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者臣資性愚鈍學術膚淺誤蒙甄采預聞政事常懼不稱陷于罪戾加以近嬰疾疹久不朝參方乞宮觀以便頤養豈意天恩出於意表即長中臺直升元宰躡等踰

分近世罕倫愧赧驚懼汗流霑踵況今中外舊臣或輔
佐累朝或踐揚兩府高才碩德顯著甚多若以代臣皆
出臣右又即今執政臣位在四若以次而舉亦未至臣
伏望聖明歷選其人俾居斯任如臣無狀何敢克當所
有新命臣不敢祇受

辭左僕射第二劄子

元祐元年
閏二月上

臣今月六日伏蒙聖慈差東上閣門副使王舜封賜臣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告身者臣近聞恩命自知非分不
敢膺克已累有文字辭免恭俟俞旨今蒙降到告身臣
未敢祇受欲乞且留在閣門

辭左僕射第三劄子

元祐元年
閏二月上

臣於今月二十三日相繼有劄子辭免新除尚書左僕射恩命未奉俞旨六日又蒙聖恩差東上閣門副使王舜封就臣本家賜臣告身臣亦未敢祇受乞且留在閣門今早勾當御藥院馮宗道傳宣并降到御批早令祇受臣上戴天恩下顧無狀進退維谷無地自處臣聞高宗命傳說爲相戒之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爲鹽梅夫釀酒者多麴則太苦多蘖則太甘調羹者多鹽則太鹹多梅則太酸和調適宜最爲難事故以諭良相酌寬猛之政處大小之事必平和允愜曲盡其宜然後爲善臣才性長短敢不自知賦分於天樸鈍戇直至於守事君之忠懷愛民之志不爲欺罔不涉佞邪如

此數條臣敢自保然燭理不明見事不敏度量褊隘關防淺露若位以元宰委之機務分畫措置必有差違至時雖自納於刑亦無所益臣非敢愛身實恐誤國况臣之少壯猶不如人今年齒衰老目視近昏事多健忘目前所爲轉首不記舉措語言動多差失自近病來耳頗重聽此皆事實衆所共見非臣以虛辭文飾如此豈可首居相位毗贊萬幾方今老成碩德已試有效及抱道藏器蘊積未施中外之臣不爲無人伏望聖慈博訪選以代臣必能稱職所有告身臣未敢祇受緣臣即日步趨拜起皆所未能朝覲之期無由預定告身留臣本家於理非是伏乞依臣前奏早賜宣取且留在閣門候臣

所患痊平堪步趨拜起入覲天顏面陳至誠至時若不
允許祇受未晚

乞黃庭堅同校資治通鑑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奉勅編修資治通鑑共成二百餘卷於去年九月
內奉聖旨令祕書省正字范祖禹及臣男康用副本重
行校定聞奏近又奉聖旨令據已校到定本逐旋送國
子監鏤板竊緣上件文字卷帙稍多其范祖禹近差充
修神宗皇帝實錄檢討官在彼自有職事慮恐日近校
定不辦有妨鏤板臣竊見祕書省校書郎黃庭堅好學
有文即日在本省別無職事欲望聖慈特差令與范祖
禹及臣男康同校定上件資治通鑑所貴早得了當取

進止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五十一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五十二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章奏三十五

乞令校定資治通鑑所寫稽古錄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聞史者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是故人主不可以不觀史善者可以爲法不善者可以爲戒自生民以來帝王之盛者無如堯舜書稱其德皆曰稽古然則治天下者安可以不師古哉伏見皇帝陛下初開經筵先講論語讀祖宗寶訓論語記孔子之言行寶訓述祖宗之聖謀誠爲從學之要然國家未有天下以前帝王之事臣愚以爲亦不可不知也顧以年紀悠遠載籍浩

博非一日二日所能徧閱而周知所宜提其綱目撮其
精英然後可以見治亂存亡之大略也臣先於英宗皇
帝時嘗采獵經史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盡周世
宗顯德六年略舉每年大事編次爲圖年爲一行六十
行爲一重五重爲一卷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共成五
卷謂之歷年圖上之以省煩文便觀覽臣又於神宗皇
帝時受詔修國朝百官公卿表臣依司馬遷法自建隆
元年至治平四年各記大事於上方書成上之有詔附
於國史臣今更討論經史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烈王二
十二年略序大要以補二書之闕合爲二十卷名曰稽
古錄欲繕寫奏御而私家少得筆吏恐日近不能了畢

竊見先有聖旨令秘書省正字范祖禹等就本省校定
臣所編修資治通鑑見有筆吏及紙札等物伏望聖慈
特降指揮許臣并上件稽古錄送祖禹等令就本局繕
寫校對訖先次上進候將來讀祖宗寶訓了日若別未
有書可讀欲乞且取臣此書進讀仍令侍讀官隨文解
釋則前王軌轍皆可槩見庶幾足以資稽古之萬一輔
聖性之聰明

論賑濟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竊惟鄉村人戶播殖百穀種藝桑麻乃天下衣食之
原比於餘民尤宜存恤凡人情戀土各願安居苟非無
以自存豈願流移他境國家若於未流移之前早行賑

濟使糧食相接不至失業則比屋安堵官中所費少而民間實受賜若於既流移之後方散米煮粥以有限之儲蓄待無窮之流民徒更聚而餓死官中所費多而民實無所濟伏覩近降朝旨令戶部指揮府界諸路提點刑獄司體量州縣人戶如委是闕食據見在義倉及常平米穀速行賑濟仍丁寧指揮州縣多方存恤無致流移失所此誠得安民之要道然所以能使民不流移者全在本縣令佐得人欲乞更令提點刑獄司指揮逐縣令佐專切體量鄉村人戶有闕食者一面申知上司及本州更不候回報即將本縣義倉及常平倉米穀直行賑貸仍據鄉村五等人戶逐戶計口出給曆頭大人日

給二升小兒日給一升令各從民便或五日或十日或半月一次齎曆頭詣縣請領縣司亦置簿照會若本縣米穀數少則先從下戶出給曆頭有餘則并及上戶其不願請領者亦聽候將來夏秋成熟糧食相接日即據簿曆上所貸過糧令隨稅送納一斗只納一斗更無利息其令佐若別有良法簡易便民勝於此法者亦聽從便要在民不乏食不至流移而已仍令提點刑獄司常切體量逐縣令佐有能用心存恤闕食人戶雖係災傷並不流移者保明聞奏優與酬獎其全不用心賑貸致戶口多流移者取勘聞奏乞行停替庶使官吏有所勸沮百姓實霑聖澤

乞撫納西人劄子

元祐元年
三月上

臣先於二月中曾上言乞因新天子繼統下詔悉赦西人之罪與之更始雖未還其侵疆且給歲賜待之如故此道大體正萬全無失旣而執政所見各有異同沮難遷延遂屏棄不行臣竊聞今來西人已有關報定使副詣闕賀登寶位國家若於此際又不下詔開而納之萬一西人蓄怨積憤肆其悖心或有一騎犯邊或於表牒中有一語不遜當是之時雖欲招納乃是畏其陸梁傷威毀重何恥如之臣之前策亦不可行矣伏望陛下令三省樞密院將臣三月三日十二日十六日并今來所上文字一處進呈臣愚欲爲國家消患於未萌誠惜此

機會夙夜遑遑廢寢忘食陛下若俟詢謀僉同然後施行則執政人人各有所見臣言必又屏棄凡邊境安則中國安此乃國家安危之機伏望陛下察臣所言甚易行而無後害可使華夷兩安爲利甚大斷自聖志勿復有疑

辭接續支俸劄子

元祐元年五月上

臣以假滿百日自四月以後不敢勘請俸給聞近有聖旨特再給臣寬假將治其俸給等接續支給臣自正月二十一日以病在朝假久而不愈亦曾陳乞宮觀以養衰殘聖恩不許更除左僕射臣惶恐失圖不敢復言自爾日望痊平入覲丹宸面陳至誠庶得極竭疲駑且供

舊職以補報萬分而臟府雖寧瘡瘍未愈肌體羸瘠足
力全無步履甚難拜起不得以此無由朝叅計在假不
管本職公事已及一百一十餘日入覲之期未能自定
竊以百日停俸著在舊章況臣當表率百僚豈敢廢格
不行臣聞孔子曰先事後得詩云不素餐兮今雖聖澤
優厚曲加矜恤而使臣違先事之義重素餐之罪四海
指目何以自安伏望聖慈許臣依條百日外住支請受
候叅假日依舊庶使臣得安心養疾保全微軀

乞罷將官劄子

元祐元年
三月上

臣於去年四月二十七日曾上言州縣者百姓之根本
長吏者州縣之根本根本危則枝葉何以得安故自古

以來置州郡必嚴其武備設長吏必盛其侍衛所以安
百姓衛朝廷也秦滅六國以爲兵不復用雖置郡守而
以御史監之墮名城銷鋒鏑故陳勝吳廣起而郡縣不
能制國隨以亡晉武帝平吳悉罷州郡兵陶璜山濤皆
言州郡武備不可廢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
天下遂大亂國朝置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爲將帥之官
凡州縣兵馬其長吏未嘗不同管轄蓋知州則一州之
將知縣則一縣之將也熙寧中謀臣建議分天下禁軍
每數千爲一將別置將官以領之訓練差使抽那一出
其手其逐州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關預量留
羸弱下軍及剩員以充本州白直及諸般差使而已凡

設官分職當上下相維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紀綱乃立今爲州縣長及總管等官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攝殆如路人者至於倉庫守宿街市巡邏亦皆乏人雖於條有許差將下兵士者而州縣不得直差須牒將官將官往往占護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號令其衆制御奸宄哉臣目覩前宰相西京留守韓絳謁嵩山起建道場其將下禁軍充白直者於條不得出城經宿所敢留者剩員七八人而已況僻小州縣其守禦之備侍衛之衆可知矣臣當時乞悉罷將官其逐州縣禁軍並委長吏與總管等官同共提舉教閱及諸處差使其州縣長吏所給白直皆如嘉祐編勅以前

之數臣自上此文字後來不聞朝廷有所施行竊見近歲諸處多闕雨澤盜賊頗多州縣全無武備長吏侍衛單寡禁軍盡屬將官將官多與長吏爭衡長吏勢力遠出其下萬一有如李順王倫攻城陷邑之寇或如王均王則竊發肘腋之變豈不爲朝廷盱食之憂邪王者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豈可自恃太平之久謂必無此等事邪又自祖宗以來諸軍少曾在營常分番往緣邊及諸路屯駐泊蓋欲使之均勞逸知艱難識戰鬪習山川自置將官以來苟非有所征討全將起發與將官偕行外其餘常在本營不復分番屯駐駐泊飽食安坐養成驕惰之性歲月滋久恐不可復用又每將下各有

傳家集卷五十三
六
部隊將准備差遣指使之類一二十人而諸州總管鈐
轄都監監押員數亦如舊設官重複虛費廩祿凡將官
之設有害無利天下曉軍政者莫不知之臣愚伏望朝
廷如臣前奏盡罷諸路將官其禁軍各委本州縣長吏
與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等管轄一如未置將官已前之
法其諸州軍兵馬全少不足守禦之處量與立額招添
其守禦有備而寇賊之發不能式遏或棄城逃避或率
吏民迎賊或斂民財賂賊雖責之以死彼亦甘心今平
居騶從且不能備一旦寇至責以死節不亦難哉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五十二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五十三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章奏三十六

舉張舜民等充館閣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今月二十四日准尚書省劄子准二十二日詔書節文執政大臣宜各舉文學政事行誼之臣可以充館閣之選者三人臣竊見奉議郎張舜民材氣秀異讀書能文剛直敢言竭忠憂國通直郎孫準學問優博文辭宏贍行義無缺久淹下僚河南府左軍巡判官劉安世才而自晦愿而有立力學修己恬於進取其人並堪充館閣之選如後不如所舉臣甘當同罪

辭三日一至都堂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覩中書省錄黃今月二日奉聖旨以臣所患已安
惟足瘡有妨拜跪不候參假特放正謝仍權免赴前後
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門下尚書省
治事者臣聞命震恐無地自處竊念臣臟腑雖安飲食
如故但兩足無力瘡口未合步履艱難拜起不得以此
未果朝參至於數日一至政事堂乃唐世以來宿德元
老高年有疾朝廷尊禮特降此命豈伊微臣所敢倫擬
況臣自正月二十一日請朝假至今百三十餘日豈有
未見君父輒赴省供職況臣於病中除左僕射雖累具
劄子辭免未蒙開允仍蒙就家賜以告身亦未敢祇受

方俟入覲天顏面陳至懇豈可遽治尚書省事伏望聖
慈俟臣步履有力拜起得成參假了日與諸執政一例
供職貴於微軀差得自安所有今月二日指揮乞賜寢
罷

辭入對小殿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今月二日聞有聖旨令臣不候參假特放正謝仍權
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門
下尚書省治事臣以恩禮太優不敢輒當尋具劄子辭
免今月四日又覲中書省錄黃奉聖旨依前降指揮不
許辭免仍令閣門告示許肩輿至內東門外令男扶掖
至小殿引對特免起居令引見前一日聞奏如此則禮

數愈重尤不敢當臣竊惟富弼三世輔臣德高望重神宗皇帝想見其人故特制此禮乃自古所無顧臣何人敢與爲比況親屈乘輿特御小殿以臣勤君其罪至大縱陛下優借而天威咫尺恐隕越隨之似此異數臣決不敢受只候垂簾日於延和殿引見并乞上殿然事有不得已者雖知僭越不得不承順聖恩臣即日上下馬未得及足上有瘡深惡馬汗欲乞如今聖旨許權乘轎子出入及入內至常時下馬處下轎子又臣兩足無力若無人扶掖委實全拜起不得欲乞今來入見及將來每遇入對並權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候痊安日皆復舊規如此則曲成之仁已踰於天地非臣隕身

喪元所能報塞所有其餘恩禮並乞寢罷

辭男康章服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久在病假今月十二日於延和殿入見并辭免新命以兩足無力拜起不得聖恩特許令臣男康入殿扶掖臣既不得請臣男復賜章服父子忝竊誠不自安所有臣男恩命乞賜寢罷

乞與諸位往來商量公事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近奉聖旨許臣乘轎子三日一次至都堂聚議伏緣三省樞密院各有職事難以臣故必令三日一聚議檢會去歲曾有指揮遇假日有公事許於東西府聚議其東西府近北舊有便門臣欲乞於近南更開一便門臣

傳家集卷五十三
三
今緣足疾未愈乞遇假日或日晚執政出省後有司合
商量公事許乘小竹轎子往諸位商量其執政有欲商
量公事者亦許來臣本位更不一一奏聞所貴論議詳
盡事無留滯

乞進呈文字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奉聖旨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
都堂聚議又許肩輿至內東門外令男康扶掖至小殿
引對臣以恩禮大重不敢輒當只乞於延和殿引見以
兩足無力若無人扶掖委實全拜起不得乞今來入見
及將來每遇入對並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奉
聖旨令乘轎子至崇政殿門外於延和殿垂簾日引對

餘並依前降指揮臣今月十八日合至都堂遇其日垂簾臣欲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竊慮閣門以前來聖旨有免赴起居字及只云三日一至都堂後來聖旨無將來每遇入對並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字不聽臣及男康入殿伏望聖慈傳宣閣門十八日許臣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仍自今後每遇入對並乞准此

乞進呈文字第二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今月十六日曾具劄子奏乞於十八日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尋蒙聖恩差入內東頭

供奉官徐湜封還仍傳宣且令入門下尚書省治事所有入殿起居且頤養筋力直候秋涼引對此乃聖恩憐臣疲羸恐不堪勞苦欲且就安逸雖父母之愛其子恐不能如此之備臣隕身喪元無以爲報然臣旣參假治事若不以時入對面盡愚忠少裨萬一則與未參假時無異所以區區陳請不能自己臣今欲再乞於二十七日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臣至時自度若筋力委實不能支梧即乞如今來聖旨且只入門下尚書省治事候筋力稍完再有陳請若且可以支梧即乞每遇垂簾日許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進呈文字仍乞傳宣閣門自今後每遇臣入對許令臣男

康入殿遇拜時扶掖

乞進呈文字第三劄子

臣自前月十二日參假以來兩曾具劄子奏乞隨執政官於延和殿進呈文字皆蒙聖恩遣中使封回令候秋涼陛下矜愛微臣誠至深至厚然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在輔佐天子謨明萬幾朝夕在前啓沃獻替臣自閏二月二日降麻除左僕射屬在病假至今未嘗得一日與諸執政至簾前參陪國論雖許投進文字然中心委細無由一一面陳陛下徒閔其衰病欲使便安於一身不若使之竭盡愚忠庶幾有補於天下臣爲私計豈不願宴安在家若顧公義豈得內無愧

懼竊恐上則失陛下所以擢用臣之意下則失微臣忘身徇國之心況以先奉聖旨權免前後殿起居朝會之勞什減七八臣自體當近日以來病勢亦似更減步履比曩時稍輕但兩足少力若無人扶掖則全拜不得今不免冒犯無厭之罪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今臣每遇殿上問聖體及謝恩等合拜之時特令免拜若在殿下常起居許令臣男康扶掖仍乞傳宣閤門每遇臣入朝許令臣男康隨入殿門如此則於臣羸病之軀優假已極於公家之務亦無所廢臣今欲乞如臣前奏於今月八日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取進止

此劄子若降付三省再假進呈則八日以前皆值假故不坐八日入朝不及如允臣所奏乞直批降指揮依奏

乞進呈文字第四劄子

臣近曾三次具劄子奏乞與諸執政赴延和殿進呈文字皆蒙聖慈遣中使封還云候秋涼雖天恩矜憫隆厚無窮然臣旣待罪宰相豈可不於簾前參陪國論況今已立秋兼臣自體當得筋力差勝於前可以枝梧只是無人扶掖全拜起不得欲乞如臣前奏候垂簾日許令與諸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同進呈文字并乞特降指揮自今後每遇臣入對許令臣男康隨入殿門取進止

聖意若不欲批指揮即乞降赴三省

乞赴延和殿常起居劄子

尋封回

臣昨乞自今後遇延和殿垂簾日赴起居奏事蒙聖恩

傳家集卷五十三
六
依所乞爲足瘡所有起居等宜特與權免拜及令男康扶掖入殿者臣若得男康扶掖實可以拜起臣既久不面天顏豈有全不拜之理欲乞每遇延和殿垂簾日與呂公著同班常起居

乞官劉恕一子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覩祕書少監劉攽等奏故祕書丞劉恕同編修資治通鑑功力最多比及書成編修屬官皆蒙甄錄惟恕身亡其家獨未霑恩門戶單露子孫並無人食祿乞依黃鑑梅堯臣例官其一子臣往歲初受勅編修資治通鑑首先奏舉恕同修恕博聞強記尤精史學舉世少及臣修上件書其討論編次多出於恕至於十國五代之

際羣雄競逐九土分裂傳記訛謬簡編缺落歲月交互
事迹差舛非怨精博他人莫能整治所以放等衆共推
先以爲功力最多不幸早夭不見書成未死之前未嘗
一日捨書不修今書成奏御臣等皆蒙天恩褒賞甚厚
獨怨一人不得霑預降爲編戶良可矜憫欲乞如放等
所奏用黃鑑梅堯臣例除一子官使其平生苦心竭力
不爲虛設

乞不拒絕西人請地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近具劄子奏乞於今月八日隨執政延和殿進呈文
字復蒙聖慈遣中使封還令依前降指揮臣不敢再三
固違聖旨然臣區區之心所以欲於八日入對者竊見

夏國宥州有牒稱已差人詣闕計會所侵疆土城寨竊慮其日進呈上件文字此乃邊鄙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本不可不察臣自今年二月初以來累曾上言乞因新天子即位西人恭順之際早下詔書赦其罪戾待遇如故如此則控縱在我天子之體正休兵息民夷夏之心安不幸虜人有一語不遜一騎犯邊則此詔不可復下無何臣在病假不得面論人心不同爲衆所奪日復一日遷延至今虜先遣使來直求侵地指陳兵端辭意寢慢前所議詔書已不可下矣旣失此機會即日使至應答亦難若悉從其所請則彼益驕而無厭若悉拒而不從則邊患由此而起今就二者之中寧爲百姓屈已

少從所請以紓邊患不可激令憤怒致興兵犯塞以困生民所以然者靈夏之役本由我起新開數寨皆是彼田今既許其內附豈可猶靳所侵地而不與彼必曰我自天子新即位卑辭厚禮以事中國庶幾歸我侵疆今猶不許則是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彼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是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爲國家之恥無乃甚於今日乎以小喻大譬如甲奪乙田未請而與之勝於請而後與若更請而不與則彼必興鬪訟矣此是非利害明如白黑臣竊慮進呈之際羣臣猶有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不毛無用之地結成覆軍殺將之禍兵連不解爲國家憂伏望陛下決自聖志勿

聽浮言爲兆民計文彥博輔佐四朝熟知虜情此可謂
軍國重事願陛下詢彥博以決之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五十三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五十四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章奏三十七

乞以十科舉士劄子

元祐元年上
尋依此行

臣竊惟爲政之要莫如得人百官稱職則萬務咸治然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或優於德而嗇於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臯夔稷契止能各守一官況於中人安可求備是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弃之士臣誤蒙甄擢備位宰相慎選百官乃其職業而智識淺短見聞褊狹知人之難聖賢所重寰宇至廣俊彥如林或

以恬退滯淹或以孤寒遺逸被褐懷玉豈能周知若專

引知識則嫌於狹私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

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達官人舉所知然後克協至

公野無遺賢矣臣不勝狂愚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

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有官無官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

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

亦許臣舉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五

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

備顧問科有官無官皆可舉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有官無官

人皆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

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鍊習法令能斷請讞科舉有官人應

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

至太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得於

十科中舉三人非謂每科各舉三人謂各隨所其狀云

臣竊見某人有何行能並須指陳事實不得徒飾虛辭

下者不得舉臣今保舉堪充某科如蒙朝廷擢用後不

如所舉謂若舉行義純固而違犯名教節操方正而佞

曲昏闇經術精通而不能講讀學問該博而空疎牆面

文章典麗而鄙拙糺繆善聽獄訟而冤滯失實善治財

賦而病民耗國練習及犯正入已贓臣甘伏朝典不辭

候奏狀到日付中書省擇勤謹吏人二人專切收掌仍

十科各置簿畫時抄錄年月日某官姓名舉某官姓名

別置合舉官臣僚簿歲終不舉及人數不足按劾施行

或遇在京及外方有事須合差官體量相度點檢磨勘

剋刷催促推勘定奪則委執政親檢逐簿各隨所舉之

科選差令試管勾上件事務若能辦集即別置簿記其

勞績遇本科職任有闕謂若經筵或學官有闕即用行義純固經術精通學問該博等

科人臺諫有闕即用節操方正科人之類則委執政親檢逐簿選名實相稱

或舉主多有勞績之人補充仍於本人除官勅告前盡

開坐舉主姓名於後或不如所舉其舉主從貢舉非其

人律科罪犯正入已贓舉主減三等科罪若因受賄徇

私而舉之罪名重者自從重法期在必行不可寬宥雖

見為執政官朝廷所不可輟者亦須降官示罰即朝廷

臨時因事特詔舉官謂若舉知河渠馬牧等處之類不在十科之內者

有不如所舉亦同此法所貴人又重慎所舉官皆得人

起請科場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覩朝廷改科場制度第一場試本經義第二場試詩賦第三場試論第四場試策試新科明法除斷案外試論語孝經義奉聖旨令禮部與兩省學士待制御史臺國子監司業集議聞奏臣竊有所見不敢不以聞凡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文學為後就文學之中又當以經術為先辭采為後是故周禮大司徒以六德六行賓興萬民漢以賢良方正孝廉質樸敦厚取士中興以後取士尤為精慎至於公府掾屬州從事郡國計吏丞史縣功曹鄉嗇夫皆擇賢者為之苟非其人則為世所

譏貶是以人人思自砥礪教化興行風俗純厚乃至後世陵夷雖政刑紊於上而節義立於下有以奸回巧僞致富貴者不爲清議所容此乃德化之本原王者所先務不可忽也熹平中詔引諸生能文賦者待制鴻都門下蔡邕力爭以爲辭賦小才無益於治不如經術自魏晉以降始貴文章而賤經術以詞人爲英俊以儒生爲鄙樸下至隋唐雖設明經進士兩科進士日隆而明經日替矣所以然者有司以帖經墨義試明經專取記誦不詢義理其弊至於離經析注務隱爭難多方以誤之是致舉人自幼至老以夜繼晷腐唇爛舌虛費勤勞以求應格詰之以聖人之道譬如面牆或不知句讀或音

字乖訛乃有司之失非舉人之罪也至於以賦詩論策
進士及其末流專用律賦格詩取捨過落擿其落韻失
平側偏枯不對蜂腰鶴膝以進退天下士不問其賢不
肖雖頑如跖躄苟程試合格不廢高第行如淵騫程試
不合格不免黜落老死衡茅是致舉人專尚辭華不根
道德涉獵鈔節懷挾勦剽以取科名詰之以聖人之道
未必皆知其中或遊處放蕩容止輕儇言行醜惡靡所
不至者不能無之其爲弊亦極矣神宗皇帝深鑒其失
於是悉罷賦詩及經學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進士此
乃革歷代之積弊復先王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也但
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掩先儒令天下學官講

解及科場程試同已者取異已者黜使聖人坦明之言
轉而陷於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而入於異端若已論
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學者不棄彼而從此何必以利害
誘脅如此其急也又黜春秋而進孟子廢六藝而尊百
家加之但考校文學不勉勵德行此其失也凡謀度國
事當守公論不可希時又不可徇俗宜校是非之小大
利害之多少使質諸聖人而不謬酌於人情而皆通稽
於上古而克合施之當世而可行然後爲善也今國家
大議科場之法欲盡善盡美以臣所見莫若依先朝成
法合明經進士爲一科立周易尚書詩周禮儀禮禮記
春秋孝經論語爲九經令天下學官依注疏講說學士

博觀諸家自擇短長各從所好春秋止用左氏傳其公
羊穀梁陸淳等說並爲諸家孟子止爲諸子更不試大
義應舉者聽自占習三經以上多少隨意皆須習孝經
論語於家狀前開坐習某經某經又每歲委升朝文官
保舉一人不拘見在任不在任是本部非本部各舉所
知若係親戚亦於舉狀內聲說其舉狀稱臣竊見某州
某縣人某甲有何行能臣今保舉堪應經明行修科於
後不如所舉臣甘當連坐不辭候奏狀到朝廷下禮部
貢院置簿各分逐路抄錄本人姓名注舉主官位姓名
於其下仍下本州出給公據付本人收執及令本州亦
如貢院置簿抄錄準備開科場日考驗公據其舉狀旣

上之後若所舉之人犯賊私罪至徒已上情理重及違犯名教候斷訖仍收坐舉主奏乞朝廷取勘施行其人未及第者減五等已及第者減三等坐之一如舉選人充京官法臣竊料此法初行其奔競屬請固不能免若朝廷必坐舉主母有所赦行三五人後自皆慎擇其人不致妄舉如此則士之居鄉居家獨處閭室立身行已不敢不慎惟懼玷缺有聞於外矣所謂不言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每遇開科場其有舉主者自稱應經明行修舉仍於所投家狀前開坐舉主官位姓名有司檢會簿上合同方許收接其無舉主者只稱應鄉貢進士舉如常法每舉人

三人以上自相結爲一保止保委是正身及是本貫不曾犯真刑無隱憂匿服此外皆不保其本州及貢院考試並依舊法差封彌謄錄監門巡鋪官程試之日嚴加檢察如舊試經學諸科法各令求已毋得移坐位相從託商量相聚傳義傳本懷挾代筆違者扶出第一場先試孝經論語大義五道內孝經一道論語四道先須備載正文次述注疏大意次引諸家異義次以已見評其是非以援據精詳理長文優者爲通其次爲粗援據疎略理短文拙者爲否三通以上爲合格不合格者先次駁放合格者榜引次場就試如舊試經學諸科法或合格人數太少則委試官臨時短中求長詳酌放過次場

試尚書試周禮試儀禮試禮記試春秋試周易大義各
五道令舉人各隨所習經書就試考校過落如孝經論
語法次場論二道一道於儒家諸子書內出題一道於
歷代正史內出題次場試策三道皆問時務考策之日
方依解額及奏名人數定去留編排高下以經數多者
在上經數均以策論理長文優在上其經明行修舉人
並於進士前別作一項出榜解發及奏名至御前試時
務策一道千字以上封彌官於號上題所明經及舉主
人數候考校詳定畢編排之時亦以經數多者在上經
數均以策理長文優者在上文理均以舉主多者在上
其經明行修舉人亦於進士前別作一項編排先放及

第其推恩注官比進士特加優異他時選擇清要官館閣臺諫等並須先取經明行修人其舉主姓名常於官告前聲說如此則舉人皆務尊尚經術窮聖人指趣不敢不精旁覽子史不敢不博又不流放入於異端小說講求時務亦不敢不知所得之士既有行義又能明道又能博學又知從政其為國家之用豈不賢於今日之所取乎所有今來乞復詩賦者皆嚮日老舉人止習詩賦不習經義應舉不得故為此說欲以動搖科場制度為已私便朝廷若不欲棄捐舊人候將來科場進士有特奏名者令試詩賦隨其優劣等第推恩亦無傷也不可以此輕改成法復從弊俗誤惑後生若以為文章之

士國家所不可無即乞許人於試本經合格日投狀乞
試雜文於試論次場引試或古詩或律詩或歌行或古
賦或頌或銘或贊或四六表啓臨時委試官出題目試
某文定篇數字數共須及五百字以上取辭采高者爲
合格候得解及奏名及第日編排姓名高下各在經數
同等人之上如此則文章之士亦不乏矣至於律令勅
式皆當官者所須何必置明法一科使爲士者豫習之
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爲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
冥合若其不知但誦徒流絞斬之書習鍛鍊文致之事
爲士已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
風俗也朝廷若不欲廢棄已習之人其明法曾得解者

依舊應舉未曾得解者不得更應則收拾無遺矣臣愚
所見如此伏乞以臣所奏及禮部等官所議榜國子監
門及編下諸州有州學處榜州學門令舉人限一月內
投狀指定何法爲善仰本州附遞以聞候到京齊足更
委其他執政看詳參酌從長施行

謝免北使朝見日起居狀

元祐元年上

右臣伏覩中書省錄黃以今月十一日北使朝見奉聖
旨許臣與文彥博免赴起居仍候人使升殿降階訖權
歸幕次將欲賜茶即升殿臣以久患脚膝遠行久立實
所未堪方欲奏陳伏蒙聖恩差勾當御藥院梁某宣諭
令臣於人使見辭日更不赴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

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五十四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五十五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章奏三十八

申明役法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曾上言乞直降勅命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令佐揭簿定差蒙朝廷一一如臣所請臣竊聞降勅之初百姓莫不喜悅一兩月間州縣定差已了別無詞訟人情安帖無何續有顧募不足方行定差指揮人始疑惑既而屢有更張號令不一又轉運使各以已見欲合本路共為一法不令州縣各從其宜是致州縣惶惑不知所從或

已差役人却放或已放顧人却收或依舊用役錢顧人或不用錢招人充役朝夕不定上下紛紜往往與二月六日勅意相違竊緣臣元初起請及朝廷所降勅節文明言委州縣官看詳依今來指揮若有妨礙致施行未得仰具利害擘畫申州州申轉運司轉運司奏聞委執政官再加看詳隨宜修改別作一路一州一縣勅施行務要曲盡其宜豈是當日所言一字不可移易但患轉運司州縣不肯奏陳臣今欲申明元初起請內聲說不明不盡事件謹具畫一如後

一臣起請雖云依熙寧元年舊法人數定差若舊法人數有於今日不可行者即是妨礙合申乞改更人數

或太多或太少惟本州縣知得的確合消數目合酌中立額申乞依數定差朝廷難爲遥度

一臣起請雖云若所差人不願充役任便選顧有行止人自代其顧錢多少私下商量若所顧之人邀勒被差之人廣求顧直官司亦當裁定不得過自來官中顧錢之數其州縣官員不得指占所顧之人令被差之人顧覓

一臣起請雖云見管役人候差到役人各放令逐便者若所顧之人自有田產情願充役者亦自可依舊存留又曹司一役新差之人多不諳熟書算行遣及案下文字未曾交割合留所顧之人給與顧錢令與新

差之人同共行遣限半年內交割了畢才放逐便

一臣起請云今日衙前陪備少於鄉日不至破家若猶以爲戶力難任即乞於官戶僧道單丁女戶有屋業每月掠錢及十五貫莊田中年所收斛斗及百石以上者並等第出助役錢不及此數者與放免臣意以爲十口之家歲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錢十五貫足供日用二者相須此外有餘者始令出助役錢非謂止收百石即令助役也若猶嫌太少及所收掠課利難知實數即乞應係第三等以上令出助役錢第四等以下放免若本州坊場河渡等錢自可支酬衙前重難分數得足則官戶等更不消出助役錢

一從來諸州招募人役充長名衙前若招募不足方始差到鄉戶衙前此自是舊法今來別無改更惟是舊日將坊場河渡折酬長名衙前重難令自出賣今來官中出賣坊場河渡收錢依分數折酬長名衙前重難只此與舊法有異若鄉戶差補已足續有投名者即先從貧下放鄉戶歸農鄉戶願投充長名亦聽

一臣起請委逐縣看詳具利害擘畫申州本州類聚擇其可取者擘畫申轉運司轉運司類聚諸州所申擇其可取者擘畫奏聞朝廷伏緣知逐處民間利害子細轉運司不如州州不如縣竊慮逐縣逐州有擘畫得事理切當而本州及轉運司抑遏刪去不以上聞

致勅下之日依舊妨礙施行未得欲乞更降指揮下
州縣如有似此擘畫切當被在上刪去者許逐縣直
申轉運司本州直申奏所貴下情無壅曲盡事宜仍
乞降指揮下詳定役法所只得以諸路州縣申到利
害詳其可否立爲定法其不當職之人爲高奇之論
不切事情者不得施行亦不可將一路一州一縣利
害作海行條貫

一詳定役法所奏請行下指揮若有妨礙難行之事亦
乞如臣起請委逐路州縣看詳具利害擘畫申上隨
宜修改

右臣所言若有可取乞遍下諸州縣除此外並依二月

六日所降勅命施行

乞罷保甲招置長名弓手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竊見府界及三路保甲雖罷團教猶冬教一月於民有損於官無益不若盡罷之便何則比於團教之時民間勞費雖什減六七然猶有三四此所謂於民有損也朝廷每歲遣使按閱所費金帛以百萬計而終無所用之此所謂於官無益也臣以爲不若盡罷之便自置保甲以來盜賊倍多所以然者鄉村無賴子弟乍涉城市聞見紛華自恃身爲保丁坐索本家供給飲博遊蕩習以成性今雖罷團教不肯復歸南畝服田力穡逸欲旣深資用不足旣家藏利兵又身挾武藝由是邀結黨友

羣行攻劫父兄不能禁州縣不能制此自然之勢也是以數年以來年不甚饑而府界三路盜賊縱橫入縣鎮殺官吏若遇蟲蝗水旱大饑之歲將若之何此不可不爲之先慮也以臣愚見莫若盡罷府界及諸路保甲據逐縣主戶數目盜賊多少委提點刑獄相度每若干戶置長名弓手一人與免戶下租稅支移折變及夫役諸般差徭科配一無所預務爲優假使人歆慕每十人置節級一員五十人置十將一員百人置員寮一員二百人以上置指揮使副指揮使各一員雖不及二百人亦置指揮使副指揮使名目盡管一縣弓手以爲賞功資級其節級始初且令本縣令佐依上下名次或選有部

轄者權管候有長行捉殺到強盜一人即補充正節級
替下權管之人自後每捉殺到強盜一人依此遷一級
若未有闕且為守闕不得管人候有闕日補正其累功
勞遷至正指揮使滿三年以上又曾捉殺到強盜三人
從來不曾犯贓罪者仰本縣官吏結罪保明申州本州
官吏結罪保明申奏乞朝廷與於三班借差內安排若
遇有強惡賊人朝廷臨時別立賞格者不在此限如此
則保甲中勇健之士見前有出官之望來應募者必多
除第一第二等戶物力高強合充重役不得應募外其
餘但於本縣有戶籍田產不以等第高下並許投充長
名弓手永無解役之期

若第一第二等戶情願以一丁為弓手餘丁充重役者亦聽

若一人闕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即委令佐揀試武藝
高强者充之如此則本縣勇健者皆充弓手其餘懦弱
者雖使之爲盜亦無能爲患若見充長名弓手人有勇
力武藝衰退者許令外人指名比較若勝於舊者即令
充替如此則不須教閱武藝自然長得精熟仍委本州
及提點刑獄常切覺察令佐有取捨不公者取勘依法
施行若應募未滿見今鄉差弓手之數即且令鄉差弓
手相兼祗應候招到長名弓手一人即替鄉差弓手一
人歸農其鄉差弓手願投長名者亦聽若長名弓手及
百人以上即令分一半作兩番二百人以上每百餘人
分作一番並年終交替其上番者隨縣尉逐捕盜賊自

節級以上各令管所轄之人若所轄之人有小可過犯許一面區分不得過小杖十下若所轄之人敢陵犯本轄人負者杖一百毆者徒一年雖權管亦同本轄人負若於所轄人處取受財物並依律科罪犯賊罪杖者若係管轄權管即降充長行下名若係正人負即降一資自後每捉殺到強盜兩人始當一人罪至徒者不以權正並降充長行下名自後每捉殺到強盜三人始當一人雖許遷資並係額外不得管人不得出官若遇下番則不相管轄亦無階級其下番者自十將以下各隨所居之處與耆長同覺察本管地分內曾為強盜之人及窩藏之家凡為強盜者不肯於本管地分作過須在他

處蓋恐累及本地分捕盜人無所自容故也其本地分捕盜人往往知之莫肯發舉盜既得財分贓則絕迹遠遁其賊發地分捕盜人雖欲擒捕莫知其處官中雖立三限科校終無所益由此賊發地分捕盜人每有賊發莫肯申舉若變主懦弱則多方抑塞不令聲賊變主強梁則共陪所失之財勸和使休是致羣盜無所忌憚日益日熾又告捕得賊多被賊人讎報焚燒莊舍屠害老小其賞錢豈宜留滯而往往為州縣沮難有司靳惜動有經年請領不得使之解體欲乞今後應賊發地分其捕盜人更不立三限科校捕盜官亦不批罰只以擒賊多少論其功賞若敢抑塞隱蔽從嚴法施行仍每州各

隨大小賊盜多少借官錢數千貫專充告捕賞錢每獲強盜勘得從來住止窩藏去處候斷遣已了委本州長吏當日先以官錢支給告捕之人即移牒出賊州縣勾追住止窩藏地分捕盜人科不覺察罪弓手杖一百耆長杖八十壯丁笞四十先籍沒賊人及窩藏家財產償所支賞錢外其不足之數令捕盜人等均攤限壹月催足津般赴給賞州軍補填官錢若路遠難以津般則各於本州官錢內關牒折兌其強惡賊人朝廷特於常法外多立賞錢者自以省錢充不在捕盜人均攤之限如此賊盜則無所容身必思改過自新若果行此法府界三路旣免教閱勞費之患無賴子弟又有所歸投得以

羈縻諸路正鄉村之名復國家舊制勇健之士前有仕
進之望爭討賊立功不待教閱而弓手武藝自然不敢
衰退不須點差而鄉兵自足兼有所用人雖衆多而上
下有綱紀不敢相侵暴賊發地分捕盜人不知賊處免
虛受刑責出賊地分爲累及身不敢蔽匿景跡之人被
盜之家無人抑塞有所伸訴賊盜窮窘無所容身稍冀
衰息

乞令六曹刪減條貫白劄子

勘會近歲法令尤爲繁多凡法貴簡要令貴必行則官
吏易爲檢詳咸知畏避近據中書門下後省修成尚書
六曹條貫共計三千六百九十四冊寺監在外又據編

修諸司勅式所申修到勅令格式一千餘卷冊雖有官吏彊力勤敏者恐不能遍觀而詳覽況於備記而必行之其間條目苛密抵牾難行者不可勝數昨者條貫初下吏部侍郎左選差注不行者數日不免再有奏陳復依舊法必料諸曹條貫皆有似此拘礙難行者今欲特降指揮下尚書六曹委長貳郎官同共看詳本曹新舊條貫內有海行已有及全無義理於事無益防禁太繁難爲遵守者盡令刪去惟取紀綱大體切近事情朝夕不可無者方始存留作本司條貫限兩月申奏施行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五十五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五十六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章奏三十九

乞先行經明行修科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上言乞每歲委陞朝文官保舉一人應經明行修科與進士並置程試一如進士惟於及第後推恩優異以勸勉天下舉人使敦脩士行昨已有朝旨來年科場且依舊法施行竊聞近有聖旨其進士經義並兼用注疏及諸家之說或已見仍罷律義先次施行臣竊詳朝廷之意蓋為舉人經義文體專習王氏新學為日已久來年科場欲兼取舊學故有此指揮令舉人豫知而習

傳家集卷五十六
一
之臣所乞置經明行修科者欲使舉人知向去科場朝廷敦尚行義不專取文學所以美教化厚風俗比於經義文體尤爲要切宜使舉人豫知欲乞亦降朝旨先次施行況與進士舊法兩不相妨

所舉孫準有罪自劾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准詔書舉文學政事行誼之臣可以充館閣之選者三人臣舉通直郎孫準近聞孫準與妻趙氏因爭女使與妻兄趙元裕相論訴狀內有虛妄事罰銅六斤臣昧於知人所舉有罪理當連坐乞賜責降

所舉孫準有罪自劾第二劄子

臣先舉孫準行義無缺堪充館閣之選如後不如所舉

甘當同罪近聞準與妻家爭訟罰銅六斤臣奏乞連坐
責降伏蒙聖慈批還云孫準爲家私小事罰銅安有連
罪伏緣臣舉狀稱準行義無缺今準閨門不睦妻妾交
爭是行義有缺於臣爲貢舉非其人臣不敢逃刑況臣
近奏十科或有不如所舉其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科
罪雖見爲執政朝廷所不可輟者亦須降官示罰臣備
位宰相身自立法首先犯之此而不行何以齊衆乞如
臣所奏從貢舉非其人律施行所貴率厲羣臣審慎所
舉

後殿常起居乞拜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竊以人臣見君禮無不拜文彥博年齡位望皆遠踰

傳家集卷五十六
二
於臣每後殿起居猶須拜伏獨臣一人恩旨不拜忝爲
臣子實不自安欲乞今後遇文彥博入朝與之同班不
入朝即別爲一班依羣臣例常起居況臣自揣近日筋
力微增若得臣男扶掖其常起居四拜殊不爲難伏望
聖慈聽許以存朝廷之禮

辭大禮使劄子 尋改差

臣先奉勅差充明堂大禮使伏緣臣自去冬以來脚膝
無力拜起艱難至今正月下旬全妨拜起遂請朝假至
今首尾八箇月若無人扶掖委實獨自拜起不得每次
朝見幸蒙聖恩許男扶掖將來饗明堂在上帝前不可
使人扶掖又隨皇帝陟降拜伏必恐未能一一如禮欲

望聖慈矜憫別賜差官充大禮使

論監司守資格任舉主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竊見御史韓川上言諸路監司不當拘限資格專任舉主當令宰相自加選擇竊緣常調之人不可不爲之立資格以抑躁進塞倖門若果有賢才朝廷自當不次遷擢豈拘此制凡年高資深之人雖未必盡賢然累任親民歷事頗多知在下艱難比於元不歷親民便任監司者必小勝矣朝廷執政止八九人若非交舊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采訪毀譽則愛憎毀譽情僞萬端與其聽遊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

中一科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請屬挾私所不能無
但有不如所舉者嚴加譴責無所寬宥則今後自然慎
擇不敢妄舉矣至如楚潛等雖無聲名安知其無實用
俟其到官無狀廢職并舉主坐之亦未為晚

薦王大臨劄子

元祐元年八月八日上
大臨除太學錄已卒

臣竊見鄆州處士王大臨通經術善講說安仁樂義譽
高鄉曲貧不易志老不變節曩嘗有詔敦遣固辭不起
伏望聖慈召致京師寘之學官為士類矜式

乞官陳洙一子劄子

元祐元年
年上

臣竊以嘉祐中仁宗皇帝未有繼嗣故殿中侍御史陳
洙奏乞擇宗室之賢者立以為後既發奏狀謂家人曰

我今日入一文字言社稷大計若得罪大者死小者貶
竄汝輩當爲之備下奏狀者未返洙得疾而卒臣時爲
諫官親聞見此事竊憐其亡身徇國繼之以死而天下
莫之知近見故職方員外郎張術亦以當時乞建儲貳
子申伯特補太廟齋郎伏望聖慈依張術例除一子官
以旌忠義

辭明堂宿衛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奉聖旨將來明堂特與免侍祠攝事導駕及稱賀
陪位肆赦立班止令宿衛在於人臣恩禮優厚無以復
加損生墮命不足酬報然臣日近患左足掌底腫痛全
然履地不得跬步不能行未知痊愈之期所有將來明

傳家集卷五十一
四
堂宿衛亦恐祇赴不得伏望聖慈特賜矜免乞恩不已
慙懼無地

辭提舉修實錄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奉勅差提舉修神宗皇帝實錄臣自受命以來以
衰羸多病罕曾得到局供職日近又患左足腫痛不能
履地日甚一日未有痊愈之期所有修神宗皇帝實錄
伏乞別賜差官提舉

進呈上官均奏乞尚書省事類分輕重某事關

尚書某事關二丞某事關僕射白劄子

尋得旨依

今欲應尚書省事舊有條例事不至大者並委六曹長
官一面專決應奏上者奏上應行下者行下其有衝改

條貫或應臨時特取旨及事體大非六曹所能專決者
即申都省委僕射左右丞同商量或送中書取旨或直
批判指揮所有都省常程文字並只委左右丞一面批
判指揮施行事體稍大及有所疑者方與僕射商量同
批判所有諸色人辭狀只委左右丞一面收接可留即
留可退則退若六曹判斷不當及住滯不決即別委不
干礙官定奪是非及根究住滯因依若顯有不當及無
故住滯其本曹官吏即行按劾所貴上下相承各有職
分行遣簡徑事務辦集

乞趁時收糴常平斛斗白劄子

元祐元年上
尋得旨依奏

勘會舊常平倉法以豐歲穀賤傷農故官中比在市添

價收糶使蓄積之家無由抑塞農夫須令賤糶凶歲穀
貴傷民故官中比在市減價出糶使蓄積之家無由邀
勒貧民須令貴糶物價常平公私兩利此乃三代之良
法也曷者有因州縣闕常平糶本錢雖遇豐歲無錢收
糶又有官吏怠慢厭糶糶之煩雖遇豐歲不肯收糶又
有官吏不能察知在市斛斗實價只信憑行人與蓄積
之家通同作弊當收成之初農夫要錢急糶之時故意
小估價例令官中收糶不得盡入蓄積之家直至過時
蓄積之家倉廩盈滿方始頓添價例中糶入官是以農
夫糶穀止得賤價官中糶穀常用貴價厚利皆歸蓄積
之家又有官吏雖欲趁時收糶而縣申州州申提點刑

獄提點刑獄申司農寺取候指揮比至回報動涉累月
已是失時穀價倍貴是致州縣常平倉斛斗有經隔多
年在市價例終不及元糴之價出糴不行堆積腐爛者
此乃法因人壞非法之不善也熙寧之初執政以舊常
平法為不善更將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
分置提舉官以督之豐歲則農夫糴穀十不得四五之
價凶年則屠牛賣肉伐桑賣薪以輸錢於官錢貨愈重
穀直愈輕朝廷深知其弊故罷提舉官令將累年蓄積
錢穀財物盡樁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交割主管
依舊常平倉法施行今歲諸路除有水災州軍外其餘
豐熟處多今欲特降指揮下諸路提點刑獄司乘有此

糴本之時委豐熟州縣官各體察在市斛斗實價多添錢數廣行收糴如闕少倉廩之處以常平倉錢添蓋仍令少糴麥豆多糴穀米其南方及川界卑濕之地有斛斗難以久貯者即委提點刑獄相度逐州縣合銷數目拋降收糴纔候將來在市物貨價比元糴價稍增即行出糴不得令積壓損壞仍令州縣各勒行人將十年以來在市斛斗價例比較立定貴賤酌中價例然後將逐色價分爲三等自幾錢至幾錢爲中等價幾錢以上爲上等價幾錢以下爲下等價令逐處臨時斟酌加減務在合宜旣約定三等價仰自今後州縣每遇豐歲斛斗價賤至下等之時即比市價相度添錢開場收糴凶年

斛斗價貴至上等之時即比市價相度減錢開場出糶若在市見價只在中等之內即不糶糶更不申取本州及上司指揮免有稽滯失時之患仍委提點刑獄常提舉覺察若州縣斛斗價及下等而不收糶價及上等而不出糶及收貯不如法變轉不以時致有損壞并監官不逐日入場致壅滯糶糶人戶並取勘施行若州縣長吏及監官能用心及時糶糶至得替時酌中價錢與斛斗通行比折與初到任時增剩及十分中一分以上許批書上曆子候到吏部日與升半年名次及二分以上許指射家便差遣一次所貴官吏各各用心州縣皆有儲蓄雖遇荐饑民無菜色又得官中所積之錢稍稍散

在民間可使物貨流通其河北州縣有糴便司斛斗見
多汭邊州縣轉運司見糴軍糧處更不糴常平倉斛斗
若今來指揮內有未盡未便事仰委提點刑獄司逐旋
擘畫申奏施行

乞約束州縣不得抑配青苗白劄子

元祐元年上

檢會先朝初散青苗錢本為利民故當時指揮並取人
戶情願不得抑配自後因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
諷脅州縣廢格詔書名為情願其實抑配或舉縣勾集
或排門抄劄亦有無賴子弟謾昧尊長錢不入家亦有
佗人冒名詐偽請去莫知為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朝
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較天下莫不

欣戴昨於四月二十六日有勅命令給常平錢穀限二月或正月只爲人戶欲借請者及時得用又令半留倉庫半出給者只爲所給不得輒過此數至於取人戶情願不得抑配一遵先朝本意慮恐州縣不曉勅意將謂朝廷復欲多散青苗錢廣收利息勾集抑配督責嚴急一如曩日置提舉官時今欲續降指揮下諸路提點刑獄司告示州縣並須候人戶自執狀結保赴縣乞請常平錢之時方得勘會依條支給不得依前勾集抄劄強行抑配仍仰提點刑獄常切覺察如有官吏似此違法騷擾者即時取勘施行若提點刑獄不切覺察委轉運司安撫司覺察聞奏

乞罷散青苗錢白劄子

元祐元年
上得旨依

昨於四月二十六日降指揮令於正月二月支散常平
倉錢穀竊慮州縣多不曉朝廷之意將謂却欲廣散青
苗錢多收利息嚴行督責一如未罷提舉官時勘會青
苗錢利民甚少害民極多臣民上言前後非一今欲遍
行指揮下諸路提點刑獄司自今後其常平倉錢穀只
令州縣依舊法趁時糴糶其青苗錢更不支俵所有舊
欠二分之息盡皆除放只令提點刑獄契勘逐州縣元
支本錢隨見欠多少分作料次令隨稅送納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五十六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五十七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章奏四十

乞合兩省爲一劄子

元祐元年與三省同上

臣等聞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况國家設官分職張立治具上下相維修飾明備何所愧於漢唐何必事事循其陳迹而失當今之宜也謹案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西漢公卿稍已失職矣及魏武佐漢初建魏國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受禪改祕書爲中書有令有監而亦不廢尚書然中書親近而尚書疎

外矣東晉以後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之議政事不得任中書於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降及南北朝大抵皆循此制唐初始合中書門下之職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掌封駁日有爭論紛紜不決故使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奏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自是相承至于國朝莫之能改非不欲分也理勢不可復分也曷日所謂中書者乃中書門下政事堂也唐末諸司使皆內臣領之樞密使參預朝政始與宰相分權矣降及五代改用士人樞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日與議軍國大事其權重於宰相太祖

受命以宰相專主文事叅知政事佐之樞密使專掌武
事副使佐之自是以來百有餘年官師相承中外安帖
百司長官及諸路監司諸州長吏皆得專達或申奏朝
廷或止申中書樞密院事大則中書樞密院進呈取旨
降勅劄宣命指揮事小則批狀直下本司本路本州本
人故文書簡徑事無留滯神宗皇帝以唐自中葉以後
官職繁冗名器紊亂欲革而正之誠為至當然但當據
今日之事實考前世之訛謬刪去重複去其冗長必有
此事乃置此官不必一依唐之六典分中書為三省令
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凡內降文書及諸處所
上奏狀申狀至門下中書省者大率皆送尚書省尚書

省下六曹六曹付諸案勘當檢尋文書會問事節近則寺監遠則州縣一切齊足然後相度事理定奪歸著申尚書省尚書省送中書取旨中書既得旨送門下省覆奏畫可然後翻錄下尚書省尚書省復下六曹方符下諸處以此文字繁冗行遣迂回近者數月遠者踰年未能結絕或四方急奏待報或吏民辭訟求決皆困於留滯又本置門下省欲以封駁中書省錄黃樞密院錄白恐有未當若令舉職則須日有駁正爭論紛紜執政大臣遂成不協故自置門下省以來駁議甚少又門下不得直取旨行下雖有駁議必須却送中書取旨中書或不捨前見復行改易又內批文字及請處奏請多降付

三省同共進呈則門下之官已經商量奏決若復有駁
正則爲反覆近日中書文字有急速者往往更不送門
下省然則門下一官殆爲虛設徒使吏員倍多文書繁
冗無益於事臣等今衆共商量欲乞依舊令中書門下
通同職業以都堂爲政事堂每有政事差除及臺諫官
章奏已有聖旨三省同進呈外其餘並令中書門下官
同商議簽書施行事大則進呈取旨降勅劄事小則直
批狀指揮一如舊日中書門下故事併兩省十二房吏
人爲六房同共點檢鈔狀行遣文書若有溢員除揀選
留住外並特與減三年出職不及三年應出職者與減
磨勘年限若政事有差失委給事中封駁差除有不當

傳家集卷五十七
三
委中書舍人封還詞頭又兩省諫官皆得論列則號令
之出亦不爲不審慎矣如此則政事歸一吏員不冗文
書不繁行遣徑直於先帝所建之官並無所變更但於
職業微有修改欲令於事務時宜差爲簡便其委曲條
目並候得旨允許續議修立

乞令六曹長官專達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等聞王者設官分職居上者所總多故治其大要居
下者所分少故治其詳細此理勢之自然紀綱所由立
也是以周官小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大事則從其
長小事則專達凡宰相上則啓沃人主論道經邦中則
選用百官賞功罰罪下則阜安百姓興除利害乃其職

也至於簿領之差失期會之稽違獄訟之曲直胥吏之
遷補皆郎吏之任非宰相所宜親也故人有言察目睫
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者亦不能見目睫言詳於近者
必略於遠謹於細者必遺於大也今尚書省事無大小
皆決於僕射僕射自朝至暮省覽文書受接辭狀未嘗
暫息精力疲敝於米鹽細故其於經國之大體安民之
遠猷不暇復精思而熟慮恐非朝廷所以責宰相之事
業也竊以六曹長官古之六卿事之小者豈可不令專
達臣等商量欲乞今後凡有詔令降付尚書省者僕射
左右丞簽訖官告黃牒之類已簽訖者更不簽分付六曹騰印符下諸
司及諸路諸州施行其臣民所上文字降付尚書省僕

射左右丞簽訖亦分付六曹本曹尚書侍郎及本廳郎

官次第簽訖委本廳郎官討尋公案會問事節相度理

道檢詳條貫下筆判云今欲如何施行次第通呈侍郎

尚書若郎官所判已得允當則侍郎簽過尚書判准應

奏上者直奏上應行下者直行下即未得允當者委侍

郎尚書改判事之可否皆決於本曹長官其文字分付

本廳郎官之時委本曹長官隨事大小鑿限若有稽遲

即行糾劾即委的有事故結絕未得者申長官展吏部尚書

如舊日判東西審官院左選侍郎如舊日判流內銓右

選侍郎如舊日判三班院戶部長官如舊日三司使刑

部長官如舊日判審刑院舊日本司文更不經由僕射

左右丞即改更條法或奏乞特旨

謂如刑部刑名疑慮或情理可憫或情重

字並直奏直下今欲令六曹長官准此

法輕特乞停替編配之類或事體稍大或理有可疑非六曹所能專

決者聽詣僕射左右丞咨白或具狀申都省委僕射左右丞商議或上殿取旨或頭簽劄子奏聞或入熟狀或直批判指揮其諸色人辭狀並只令經本曹長官陳過尚書侍郎本廳郎官次第簽押判決一如朝廷降下臣民所上文字次第施行若六曹不爲收接及久不結絕或判斷不當即令經登聞鼓院進狀降下尚書省委僕射左右丞判付本省不干礙官員看詳定奪若本曹顯有不當即行糾劾所貴上下相承各有職分行遣簡徑事務易集

乞令三省諸司無條方用例白劄子

元祐元年上

勘會舊例只是前官所行或是或非豈足永爲後法近歲三省及百司多用例破條諸色人亦多於條外攀援體例希求恩澤欲令今後凡有正條者並須依條無條方許用例前例若是所當遵行前例若非即宜釐革只委本省六曹本司長官相度理道與奪批判所貴向去漸除弊例

乞令監司州縣各舉按所部官吏白劄子

元祐元年

上

檢會監司知州通判於本部官吏內有罪惡顯著而有失覺察者並連累責降雖有舊條然未嘗一一行遣又慮一路一州官吏衆多上位覺察不盡又未指定合覺

察事件致寬者則一切不問急者則濫及無辜又凡為

監司州縣長吏當進賢退不肖不可但令覺察有罪不

令舉薦賢才今欲立舉薦四條一曰仁惠謂安民利物

疲軟不立曲取人情者二曰公直謂心無適莫事不吐茹非三曰

明敏謂深察情理應機辦事非四曰廉謹謂安貧守分

詐清釣名偷安避事者按察四條一曰苛酷謂用刑繁苛二曰狡

佞謂傾險巧詐危人自安者三曰昏懦謂不曉物情四曰貪縱謂饕餮

厭任情不法者凡監司州縣於所部之內皆得以此八條舉按

官吏其舉薦者於本部官吏之內有仁惠公直明敏廉

謹者可舉則舉無有定數縣舉之州州置簿記姓名州

舉之監司監司置簿記姓名監司舉之朝廷中書置簿

傳家集卷五十一
記姓名各隨所舉行能任使以試之果有實効則漸加
旌異其按察者監司專按察知州軍通判路分都監以
上知州軍通判專按察在州官吏及諸知縣知縣專按
察簿尉及縣界內官吏若有苛酷狡佞昏懦貪縱者縣
體量申州州體量申監司監司體量申奏續更體量的
確事迹糾發施行若有失察覺別致因事彰露其監司
降知州軍知州降通判通判各降一資知縣降監當其
餘所部官吏監司知州軍通判皆得按察但不坐失覺
察之罪即挾情按察不以公者候勘鞠見實自依常法
知縣惟得具事迹申州不得擅勘命官

乞不帖例貸配劄子

元祐元年七月二十日上

勘會守法者有司之職揆道者君相之權伏見從來命官犯罪大理寺既依法定斷更令刑部檢例或追官或勒停或衝替或差替之類朝廷依而行之謂之特旨凡人之罪犯千端而事體萬計豈可求其比類能得正同又既謂之特旨當臨時斷在朝廷若先令刑部帖例朝廷依此施行乃是輕重之權返在有司也欲今後應命官犯罪大理寺既定斷委刑部看詳內有法重情輕或法輕情重並具狀申中書省更不帖例委中書省官相度情理輕重同共商量除依法外自貸命編配至特放臨時擬定進呈取旨施行其百姓犯大辟罪諸州奏稱刑名疑慮及情理可憫者大理寺依法定斷委刑部看

傳家集卷五十一
詳委的有疑慮可憫之狀即具狀申門下省更不帖例
委門下省官相度事理同共商量臨時擬定或依法或
貸命編配進呈取旨施行

再申明役法劄子

元祐元年上

檢會二月六日勅文止是罷免役錢其諸色役人並依
熙寧元年以前舊法委令佐揭簿定差尚慮諸路州縣
利害各有不同所以下文云委逐縣看詳若有妨礙施
行未得即具利害擘畫申州仰本州類聚諸縣所申擇
其可取者具利害擘畫申轉運司轉運司類聚諸州所
申擇其可取者具利害擘畫奏聞其意欲使本州體量
諸縣所申利害之虛實擘畫之是非擇其實而是者條

例申轉運司云某縣當如何措置某縣當如何措置其餘已依舊法定差施行轉運司得諸州所申亦如此體量條例申奏蓋欲隨處差役曲盡其宜非謂使逐路共爲一法也今訪聞諸路轉運司不遵用熙寧元年以前舊法又不取諸州縣所擘畫各以己意撰成一路役法差官分詣諸州縣名爲商量其實諷諭令隨己意却作州縣擘畫立法申奏州縣稍有違異輒加責怒以此多不依應得逐處利便不合民心又諸路州縣見朝廷置詳定役法所以爲當別撰役法頒下往往等候下即定差殊不知看詳役法所專候諸路州縣具到利害擘畫即作一路一州勅行下以此觀望遷延久不了絕今欲

特降指揮下諸州縣除有舊法妨礙難行之事速具申陳外其餘並依舊法一面定差其看詳役法據逐處先申到利害擘畫事件如得允當逐旋奏乞令本處依此施行所貴差役之法日近早見結絕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五十七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五十八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書啓一

謝檢討啓

仰戴寵靈俯循涯分任非才稱憂與愧并竊以帝王垂
憲於典墳文武布政於方冊參天球赤刀之寶闕石室
金匱之嚴豈繫記述之良抑亦討論之美自微貫穿前
載浹洽舊聞稽古侔倚相之才敘事識子長之體則何
以懋明得失考合異同訪逸事於名山求緒言於故老
使聖哲不績蔽天壤而亡窮俊乂隆名炳丹青而不朽
原立官之甚重宜擇士以恪居豈容冒塵坐致墮曠如

光者行能褊淺器質迂疎徒以儒術承家蚤用門資署
吏甫任典謁已辱聞詩愚者常專雖慕攻堅之業勤而
無獲正如毀瓦之爲猥玷士科始陪賓幕漆雕之道未
信尹何之傷實多旋屬家艱零丁苦凶比還官次汨沒
道塗辭鋒頓而不修學殖落而亡幾分從塵役絕覲榮
階俄承乏於瞽宗遂參華於天祿慶霄清晏蓬渚邃嚴
縑素物盈率多未見英豪全集叨與並遊顧瑣陋之無
庸每怔忡而自失所虞揚汰敢冀甄收何期佑弼之司
誤辱褒稱之奏俾登史觀贊治信書緝記言記動之殊
辯所見所聞之實詳明其故紬繹厥文竊惟累洽之辰
方咏衆賢之富弗圖嘉命遽及窳才靖究所來孰云無

自此蓋伏遇某官獎延後進汲引下僚采其毫髮之長
振以齒牙之論使不售之馬立享千金之酬無用之材
或充萬乘之器敢不劬勞從事恪慎處躬冀少答於生
成庶無慙於知遇

謝校勘啓

伏以聖哲之道悉載於書書之散訛道亦鬱滯是以國
家開圖籍之府設校讎之官必求秀偉絕特之人使之
執事誠以道爲重也光天與之分甚專且愚徒以世家
相承習尚儒素故自免去襁褓初知語言父兄提攜授
以經籍是以不執餘技而逢衣自名曾未能遊聖人之
藩籬濟六藝之糟粕遽用門蔭列於王官始就鄉舉徑

叨上第常竊自恨道未至而受祿學未優而治民雖媮
獲於一時終不足爲成人也已而天降之旤服衰五年
指景數刻幾無生望洎免喪爲吏從事藩方則牒訴文
移所居委塞是以舊學益廢翦爲荆榛私心悵然每用
歎邑不自意得承乏東序息肩簿領乃始修礪錢鏹誅
治荒穢庶幾勉徇宿昔之志雖失之春芸猶得之秋穫
足爲愈焉敢謂朝之輔臣不察鴛朽遽列其名薦之法
座上方倚信大臣議無不用遂發中詔引登書府使之
款朱闕蹈紫臺倏去蓬蒿頡頏霄漢榮耀過分不寒而
栗夙夜循念罔知所來此蓋伏遇某官內竭忠力以勤
王家外隆寬裕以延士類各適其器不遺衆才顧盼所

加人增大呂之重議論所與世劇袞章之榮俾茲妄庸
濫獲甄采敢不益自勤敕無違率履勉服故業期於有
成庶幾不辱寵靈無負知鑒

又謝龐參政啓

伏以朋友道缺爲日久矣陵夷至於近世益以衰薄甚
者且爲好言暮而反之况於存沒之異貴賤之絕苟能
言其姓名識其遊處斯可頌矣矧又收撫其孤誘掖成
就使之自卵而翼去幽而光天下幾何人哉光質性愚
陋動無可稱學古著文皆不逮衆徒以先人疇昔嘗託
僚寀獲友高明道同志合出處如一分義之美近古所
希光以童子獲執几杖侍見於前執事撫髻誨導俾之

就學以至冒竊科級叨塵祿位始終之賜皆有自焉及夫上天降災禍罰崇大屏伏田里號咷待盡執事賜書弔撫俾能自存又譔著遺烈表之楸柏使其後祀焜燿無窮凡茲大恩固已無量矣而又以光樸懦自守謂其寡過每賜被飾多踰其實光或聞之流汗被顙常懼不能堪副以累知言暨衰麻外除復從吏役執事以文武才實入贊樞極薦士之奏首列光名事雖報聞勤惻愈甚間二歲進參大政則又復前奏出之宸前上方推信大臣議無不用亟命近署試其所能藝術素疎果暴嗤鄙方自跋踏以須譴絀不意天恩曲成引內祕府遽使頡頏禁闈依光紫霄校讎羣書參奉遊豫豈光空薄所

能堪稱承命震駭征營失據靜自循度固知所來此非
先人之餘休被及後昆執事之敦篤不遺故舊糠粃小
生何階自致銜恩念親涕洟橫集夫以執事之忠亮純
明豈其私一不肖之人使汙鱣文館羞士大夫蓋將驅
一世之人使媮者日醇薄者日敦誠有以贊天子之大
化非獨苟然而已乃知大君子之舉事用志遠矣光敢
不夙夜刻勵寤寐訓辭進益所長攻去所短冀不忝前
人之教誨羞知己之稱論以負明詔之收擢而已過此
以往不知所爲

上宋侍讀書

昔燕王有馬千里而天下無敢獻馬於燕者爲其皆不

能及廐中之良也趙王有璧徑尺而天下無敢賈玉於
趙者爲其皆不能及櫝中之美也彼以物求售者誠然
以道求售者則異矣請以周公言之夫周公之德美才
智天下固無庶幾望其藩籬者然周公沐則握髮殮則
吐哺汲汲焉走迎天下之士惟恐一人伏於蓬蓽之下
者是以鍾石筦絃之音歌舞其德于今未衰鄉者儻以
已之才德求諸他人則外踰四海舟車所極終無一人
可收采者又安有暉暉光美施於千載邪降及後世賢
公卿大夫未有不祖述此道而能具美者也伏惟執事
體純明以立質積學問以廣德自結聖主優游禁闈四
表仰聲而響集羣士希光而景附眄矚所被溫於春陽

咳唾所沾重於珪璧誠薦紳之表的後進之衡鑑也光才朽行僻學疎文陋羣居士林無與比數而不自屏絀妄以技進於左右是由獻馬於燕賈玉於趙也執事儻以二國之意遇之則光宜驅呵擯逐不得少留於門下矣以周公之道接之則光必得從七十子之後而俟見焉竊以爲古者見於公卿大夫必有贄今其禮亡久矣士非文無用爲贄者是敢不自隱其嗤鄙雜錄舊所爲文凡五卷執之立於屏外以俟進退之命焉

與薛子立秀才書

光頓首前日承不賜棄外辱以所爲文示之使得竊觀甫盡數篇不覺喟然置之而歎噫士之讀書者豈專爲

祿利而已哉求得位而行其道以利斯民也國家所以
求士者豈徒用印綬粟帛富寵其人哉亦欲得其道以
利民也故上之所以求下下之所以求上皆非顧其私
主於民而已矣近世爲士者頗謬於古往往以讀書爲
資身之貨耳彼又惡知所謂利民者邪觀足下之文上
以薦之於宰輔下以貽之令長求盜之吏未嘗不以民
爲先皆閭里素所疾苦而上不獲知者深切著白使其
人果舉而行之則足下雖未得位而澤固施於民矣且
夫身爲布衣已能孳孳念民若此况得位邪光竊有以
知異日卓然爲名臣使所至之方蒙被其福者非足下
而誰此真古人之志也朝廷得之亦異於斲刻經史潤

飾文采以自售施之於政而不達者矣光是用矍然喜於今之世而復見古之士且竦首傾耳以俟朝廷之得人而賀之也文編不敢久留謹奉而歸之

上龐樞密論貝州事宜書

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國有大事廟堂之上謀議素熟方略已定而復以疎賤之人狂愚之議干與其間臯之大者也然光聞之受恩而不知報者犬彘也光雖不才獨忍爲犬彘之行忘盛德而無所裨益哉是以夙夜思之苟有以報萬分者雖蹈入大臯不敢愛也竊聞貝州軍士恩過而驕厭其久生自求速死雖狂戇妄爲勢無所至蚤晚之間終就屠滅若兵久不決難久不解

萬一城中之寇未即伏誅而他變旁起不逞之人同惡相濟乘釁而動則為朝廷之憂方此始耳此不得不為之過慮也雖國家恩德在民淪於骨髓根深柢固萬無所慮然王者舉事固當計萬全之勢然後行之者也不則狂賊自知臯惡無狀降首亡由獨守窮城勢不支久則擁其徒衆盜取庫兵收載寶賄稀突而出建旗鳴鼓攻剽城邑以數千之盜散之趙魏之郊東連青徐亦足以為齊民之患未可以旬月擒也以光之愚竊謂城中之衆未必皆有怨叛之志其造計首惡者不過數人自餘皆迫於兇威不得已而從之者也其望大軍之至赦令之降若墜塗炭者之待救紡於樹者之求解也朝廷

誠以此時發近郡之兵塹環其郭勿攻勿戰使不得出而又陰以重賞募人入城焚其積聚壞其所恃使逃無所出守無所資然後命重臣素仁厚爲士卒所信愛者奉明詔以臨之諭以脇從之人有能捕斬首惡若唱先出降者待以不次之賞其始雖與謀而能翻然悔過從善者亦除其臯待以不死或爲惡不變敢拒官軍者戮及妻子無有所赦如是不過旬月逆卒之首必亟致於闕下矣此乃坐支解狂賊之術也往年保州之役威罰實行今爲惡者必誑誘其徒曰汝罪已大出城必誅保州近事足以爲戒自非賞至厚信至明則不足以破散其謀宜得先降者厚賞賜之超資越序拜以官爵錦衣

駿馬狗於城下使足歆慕以焜耀其餘彼雖甚愚國家
昭昭然設貴爵重賞於前峻刑嚴誅於後示以大信皦
如日月安有不動心者哉書曰除惡務本周頌曰鋪時
繹思我徂維求定明聖王之誅不在快志多殺要欲布
陳條理期於安定而已今誠貫其脇從之辜開以自新
之塗縱未即日殄滅使其內自相猜肘腋之變紛紛數
起支節散落腹心潰敗則渠魁之首可指日而烹也然
後分別白黑表章善惡取倡爲亂者種族誅之餘皆勿
問亦足以立威而示懷矣討不失辜賞不失功士卒無
傷甲兵不頓財穀不費盜賊不滋竊以爲最策之得者
也或者必欲以兵力取之賊憑堅城執利兵據倉庫比

其授首則河朔之力固已困矣况加以不虞之變哉夫
炎炎不絕焰焰奈何當事之微治之易耳時至不爲禍
如發機今狂賊日夜煦嫗其黨出庫物奪民財以啗之
又恐喝以國家之威刑沮抑其嚮善之意不乘其衆心
危疑未定之際壞敗其謀已而日寢久臯寢深朝廷無
寬貸之令凶黨有慘毒之威朝薰暮蒸衆志已固然後
圖之則招之不來攻之不克用力百倍而功不可必也
故不愛官爵金帛之重賞以壞其黨今其時也過是無
益矣朝廷之議高深幽密今日處置爲攻爲戰爲赦爲
誅非草茅之所能知也萬一議者有欲用兵碎而不以
計破者此乃愚誠區區願陳所見者也詩云先民有言

傳家集卷五十八
詢于芻蕘夫以周公之才於天下事宜無所不知而日孜孜禮白屋之士求善言詢政治者誠欲盡衆人之思慮也執事爲天子腹心之臣典樞機之任凡百籌畫得失之數必已決於胷中矣而光不識分限復妄有云者誠貪於報恩而忘其愚僭之辜也伏計執事法周公之道亦不厭芻蕘之言以博觀焉

回狀元第二第三先輩書

伏蒙某官不以光之愚庸散賤親枉車騎辱臨其門前之以啓以將盛意恐悚愧懼於茲未怠竊以取士之詳進賢之速視古以來宜無若今者今夫天下之士舉於其州用不能而退者十常七八然後升之禮部禮部又

如之然後升之天子之庭天子臨軒親覆之又有退者
然後解其布衣而祿之如此可不謂之取士之詳歟然
其以魁傑秀異在殊級者其視朝廷美官若寓物褚中
不十年必取之大抵皆至公卿如此可不謂之進賢之
速歟取如是詳而能獨爲羣士之先則其才可知己進
如是速而能不自隆貴以禮於愚庸散賤之人則其德
可知己才與德二者議士之所先也而皆有以過絕於
人光是用不敢私賀於左右而賀於朝廷賀於衆庶知
其將得賢公卿而有所瞻賴也

答薛虢州謝石月屏書

日前令嗣先輩訪逮出手筆并石月屏爲貺捧玩不勝

傳家集卷五十一
愧喜比來數於都下朋從處見此屏觀其天質圓瑩非
刻非繪如秋高氣清迥然在望信乎天地之異氣山澤
之殊寶也素心悅之無從可得豈意一旦不煩懇請坐
至握中性本疎野雅叶所欲雖受文錦十純白璧百雙
在光之愚未爲重賜謹當滕閱箱笈不忘惠好耳氣序
瘴暑信後伏想休勝俗故忽忽久不遑修謝尤增悚懼
先輩注官甚便想加慰喜未期接待倍希珍厚

答謝公儀書

光之得游於書府也爲日寡竊嘗側聞先達長者之言
曰昔之初有職業於茲者不以位之崇卑名之顯晦皆
贅啓以造於僚友之門閭焉與見於公卿貴人之禮

均若是者非他蓋以凡居此官本以禮義相先非以名位相高也茲道之替久矣光不及見焉常拊髀私歎自恨生之後而進之晚不得目前人盛事又傷身之賤而名之晦不能率先士夫以振起之也不意今者某官以英偉之才負天下熒熒之望始以鴻漸之翼翔集茲地獨能力探故實勤而行之雖光之愚陋輕微不足齒於僚列者皆親枉車騎懷啓袖謁臨其蓬華一無所遺光始愧中疑終而釋然知茲禮之來非光之爲而爲臺閣之美不可使遂委草莽而沈絕不繼也伏以某官始者遊太學則冠諸生登王庭則先俊選貴名之白若列宿之羅清旻疾風之走四海凡一事一爲皆天下之所仰

傳家集卷五十八
一
而趨慕而歸者也若使出於媮則後來之士無自入於
敦出於敦則後來之士無自入於媮況始仕於朝天下
方拭目而觀之清耳而聽之乃獨不出於媮而出於敦
是則及物之利繇此其始矣光是以爲天下士大夫賀
而不敢以見禮私自榮也

與范景仁書

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人君不以鄙賤廢善言也
又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言人臣不以疎遠忘忠愛也
又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言賢者在位下樂告以善道
也又云何以恤我我其收之言賢者得忠信之言無不
受也光實何人明主以爲臣景仁以爲友明主方側身

求諫而景仁以言事爲官光又可以嘿而已乎光聞古者士傳言諫蓋以士賤不能自通於君故因賢卿士大夫以傳之光彙者不自知其賤且愚輒以宗廟社稷深遠之計冒聞朝廷誠知位卑而言高智小而謀大觸犯皆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若忠於國家而死死之榮也是以剖肝瀝膽手書緘封而進之庶幾得達法座之前明主或加聽采自以聖意建萬世不拔之基則光退就鼎鑊如蒙黼黻此光之本心也無何自夏及秋囊書三上皆杳然若投沙礫於滄海之中莫有知其所之者夫以即日明主求諫之切詔書爛然頒於天下而光所言又非瑣瑣不急之務若幸而得關聖聽則光所言是

邪當采而行之非邪當明治其罪豈有直加棄置曾不
誰何此必所言涉千里之遠歷九閹之深或棄或遺而
不得上通也古之人有奏疏而焚橐者蓋爲言已施行
不可掠君之美以爲己功也若奏而不通又自焚其橐
則與不言何異哉光是用中夜起坐涕泣霑襟竊思當
今朝廷諫爭之臣忠於國家敢言大事而又周旋日久
知光素心者惟景仁而已光之言不因景仁以自通尚
誰望哉且景仁已爲天子耳目之臣得光之言傳於明
主天下固莫得而窺也光是敢輒取所上奏橐獻於左
右伏冀景仁察其所陳果能中於義理合於當今之務
則願因進見之際爲明主開陳茲事之大所當汲汲留

意不當因循簡忽以忘祖宗光美之業及乞取光所上
三奏略賜省覽知其可取可捨可矜可罪裁定其一而
明賜之無使孤遠之臣徒懷憤嘿嘿而無所告語也昔
樊噲諫漢高祖留止秦宮奉春君請徙都長安始皆未
聽得留侯言即日從之蓋人主素所信重入其言易故
也今光官於千里之外爲邊州下吏景仁朝夕出入紫
闈登降丹陛天下之責治亂安危者不在於光皆在景
仁光雖言之終不能有益於國家止於是而已矣若夫
懇惻復熟以感寤明主成聖世無疆之休則在景仁留
意而已如此實天下之幸非獨光之幸也

與李子儀書

嘉祐元年

昨日值客至不克盡談宿夕思之終未能達子儀高遠之慮故輒復布其愚悃以聞左右未審果肯省視否凡足下今所欲爲義邪利邪將不勝其忿苟爲詆訐以快志邪此三者皆未見其可也足下雖自信其心不爲利動然天下之人烏可戶曉萬一被涉此謗於何湔洗是棄千金之璧而得腐鼠也雖一日十官豈足羨哉光辱與足下遊最久竊觀士大夫閒才行具美如足下者能有幾人所以孳孳深更重惜不欲使有毫末之議加於全德事苟上聞不可復掩朋友雖欲從而辭之亦無及已足下何不試察光心所以區區不避譴怒竭忠相告者亦何所利哉正爲賢者惜舉措而已

答聞喜馬寺丞中庸書

月日光頓首再拜明府寺丞閣下光頃日雖得邂逅奉望顏色然殊未暇陪從容抒悃款也今者猥蒙記存遠賜之書仍以新與邑中賢士大夫治孔子祠命爲之記何采聽之過而責望之重也且愧且恐若無所容光資性頑蔽辭藝鄙薄平居爲朝夕近用之文猶多乖僻取人嗤傲况於語先聖之道載賢令之功鐫之金石傳之將來是猶執瓦人而負之以千鈞之重雖欲自託於顯茂之業而貪不朽之榮獨不輕先聖而累明府羞邑中之賢士大夫乎此誠非光之所敢任也伏惟寬明當賜開察改求酣鬯於道而富有於文者使爲之則宜與大

傳家集卷五十八
三
名昭昭千古不窮矣若光類者正可相與誦詠而已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五十八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